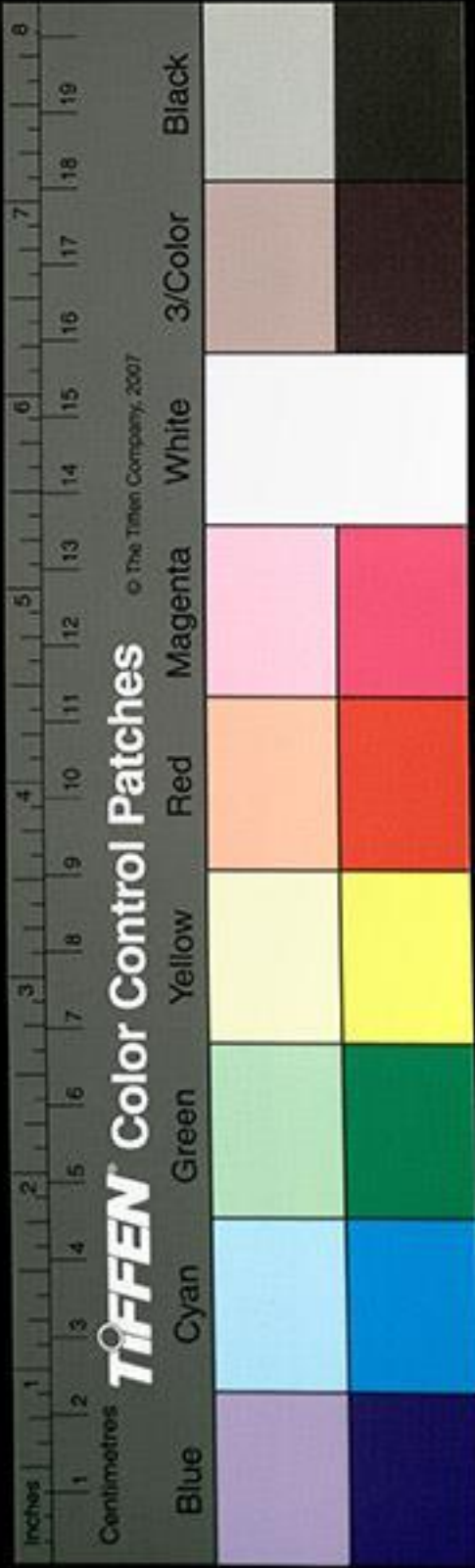


此節錄本蘆浦筆記較十卷本為勝  
 鮑刻知不足齋叢書本雖雙勘精  
 審猶遜此矧其他乎惟余舊藏穴研  
 齋鈔本此勝處志同此本未可以節  
 文輕棄也 復翁記 甲戌九月

蘆浦筆記

卅七葉 附沈括補筆談二葉  
 楊公筆錄卅一葉  
 收于元妙觀東墨林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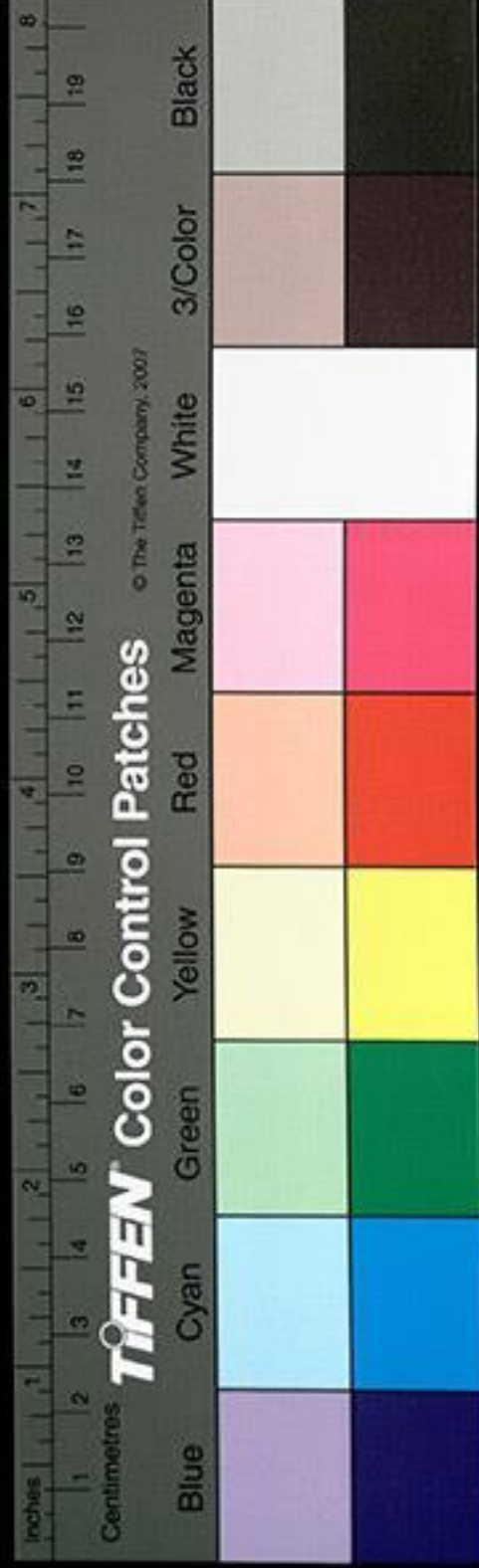
十月校天研齋本





此舊鈔蘆浦筆記及楊公筆錄初書  
友携示系以蘆浦筆記家有舊藏本楊  
公筆錄未知其書且裝潢狹小殊不耐  
觀遂還之矣適張叔蒼來談及亦見  
此二種其蘆浦筆記雖小且本卷有  
二處殊勝艷刻余後取回與舊藏本  
相勘凡舊藏本勝處無一不合惜小且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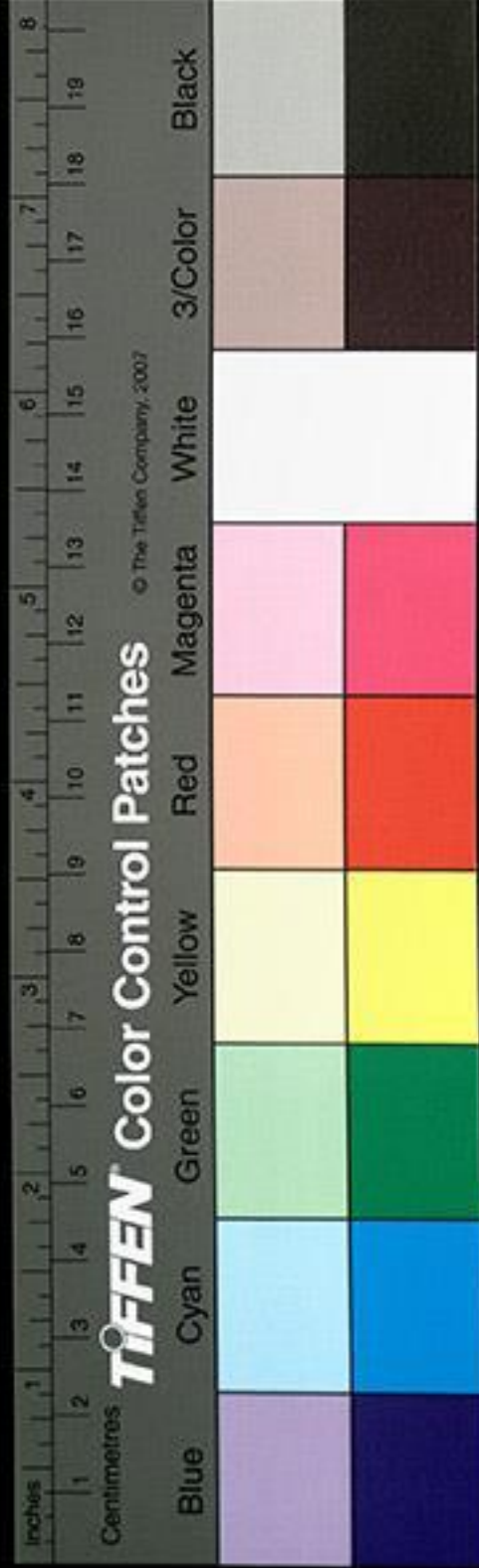


盧浦筆記叙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負無同寮往來僻在村疇  
 無媚學予相扣擊遙睇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  
 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  
 而循其流苟未愜於心則紆軫而弗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彛彛  
 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  
 餘事粹為十卷有未檢證者留候續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為是將  
 求印可於先覺之士儻改而正諸是予之願也蓋浦乃僻宇之攸寓  
 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與伯叙於通山閣

其本之兩自出為信其力佳身書之  
 不可輕棄如此友之三言人重為裝潢  
 而水之楊公筆錄向與偕書印附以之  
 甲戌九月廿九日晨起雨脆識

十月初十日舊戲本校印穴研齋  
 繕寫本也 後為

後公印



此書與世不同其體裁亦與世不同

宋史可於先覺之士觀之而五經異之之說以蓋前代之說也  
論華粹為十卷其本會經書留於世雖離離變變其意亦以  
限於華亦以心樂又與世不同因於其書音和聞其音也華之  
而辭其流者本於其心以世世傳之而世世變之也其書之  
以夫辭之信與否必以之好善文字之增損以聖之變皆其  
無散學不味味其意雖宗山食不指其意以坐其意其書以自  
于非野其類自買其意無以離華官其辭其意無同於其來其  
意其筆其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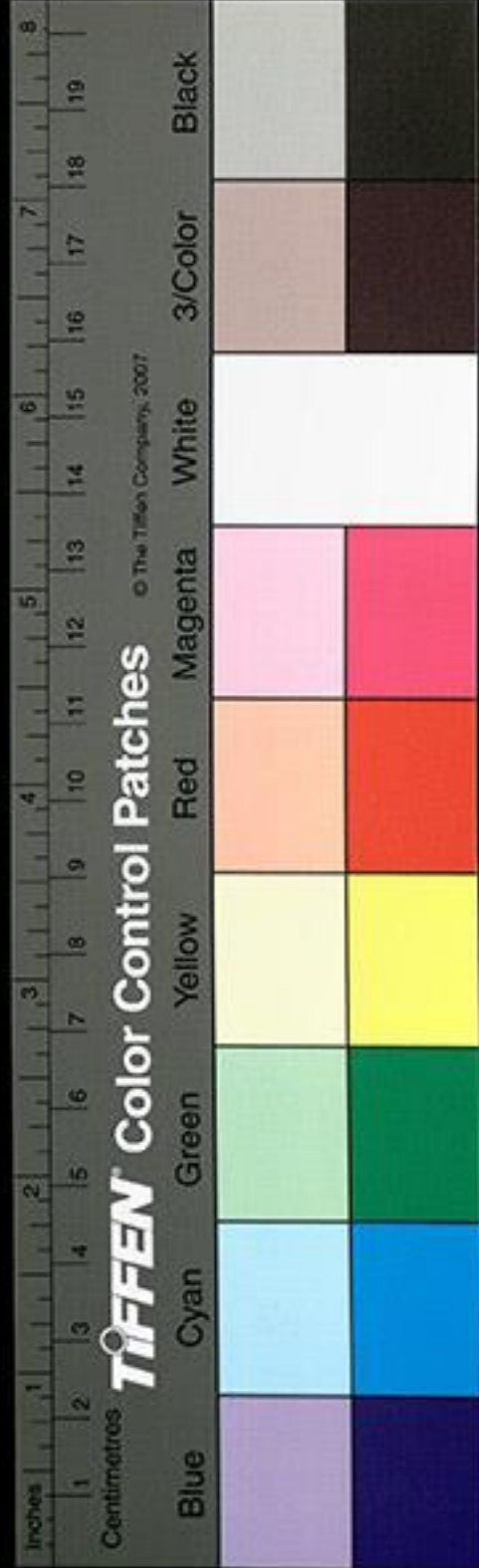
盧浦筆記

洪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兩曰霽曰蒙曰騏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  
用二衍忒鄭玄注曰卜五占之用謂兩霽罔霽克也二衍忒謂貞悔  
也兆卦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忒則非占也  
尚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為一句二衍忒為一句則義理明矣

泥軼

自白代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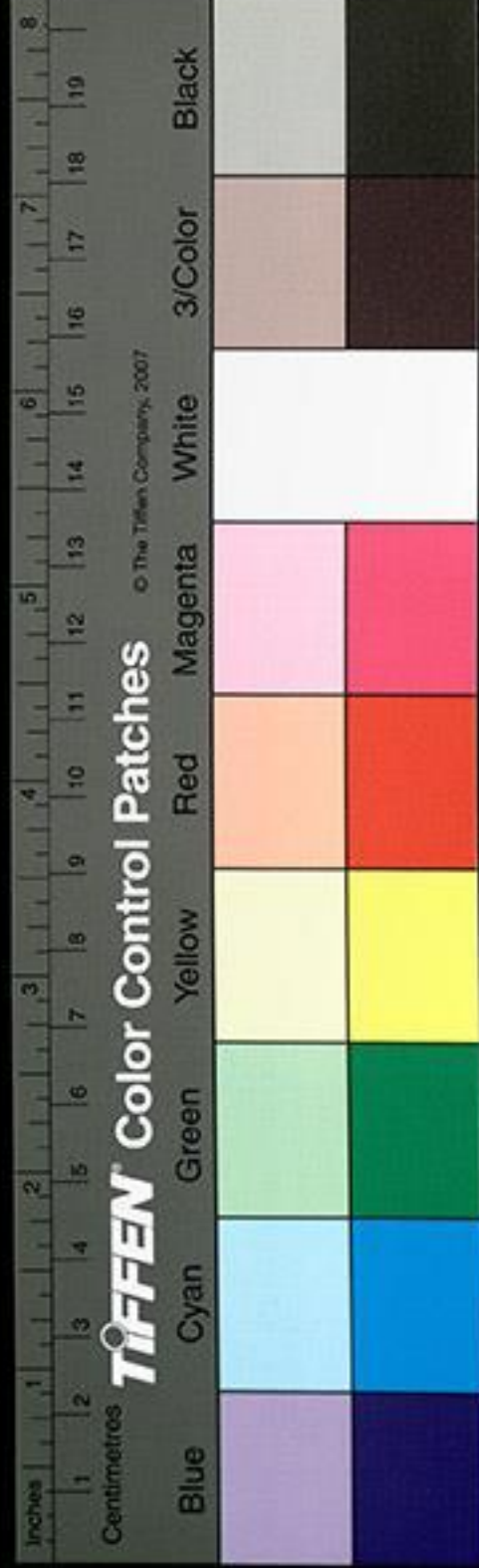
為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前漢黃霸傳別駕車緹  
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緹油于車軾之前以屏蔽  
泥汙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抑  
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為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故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  
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為何物攷二字皆從竹唐韻謂別駕車藩韻略屏  
必鄂切星先青切俱六卓蔽當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  
字作上聲讀斯可見矣

辯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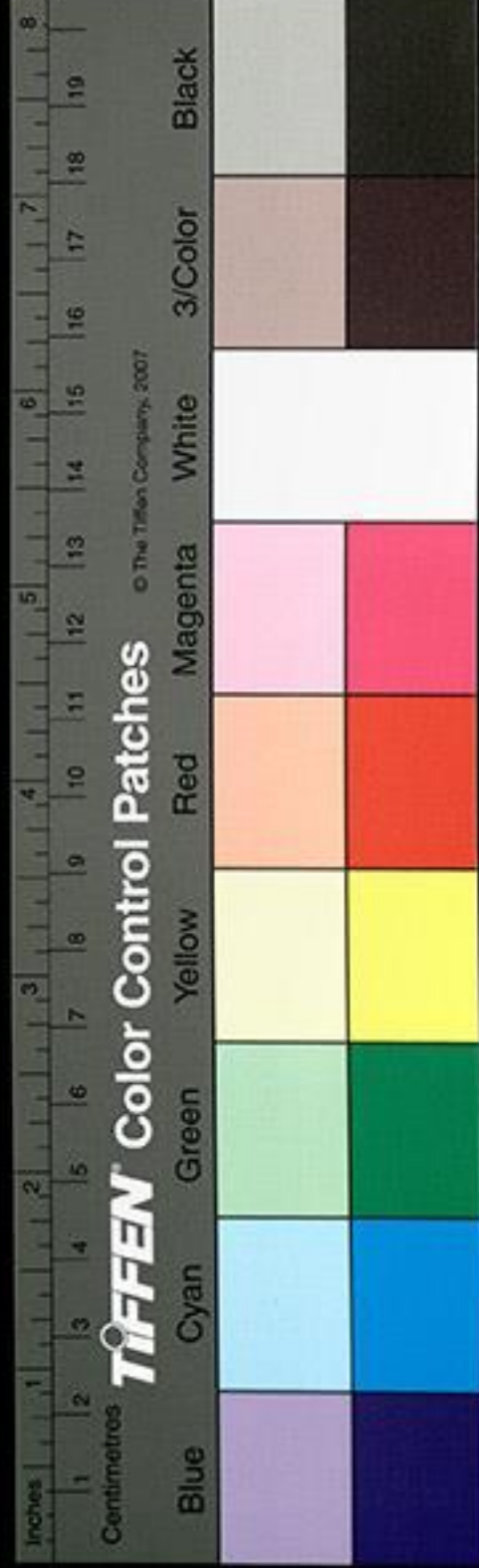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  
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歆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皆良寔志慮  
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謂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謂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語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吏參軍皆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驅馳後值輕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禘允等之罪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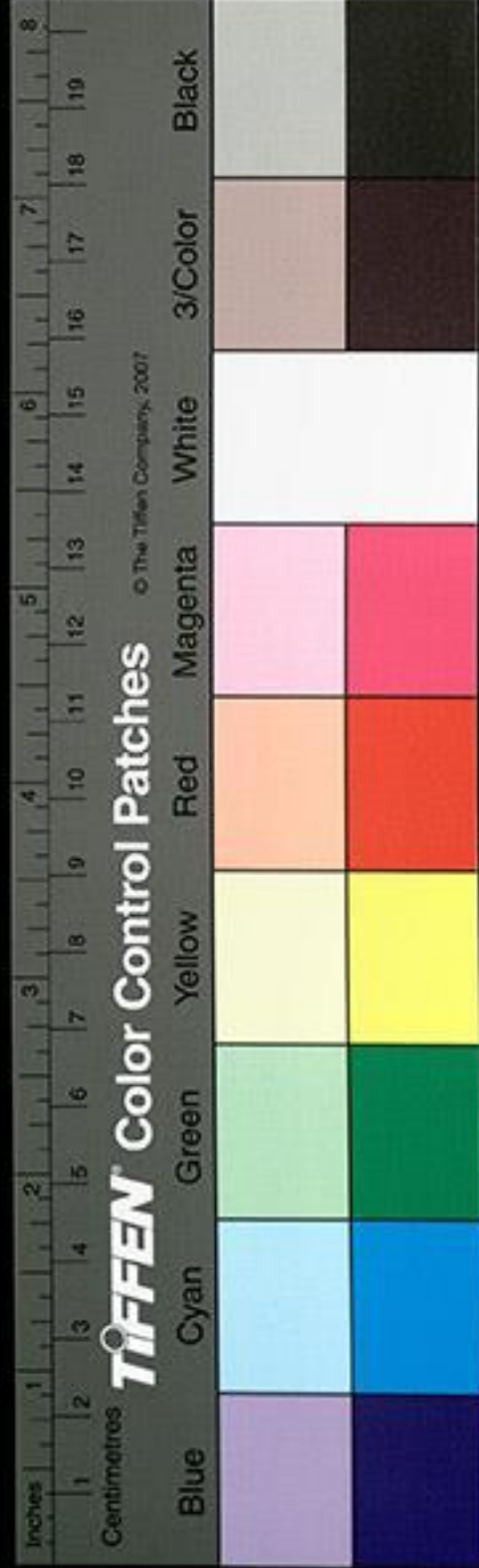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廢錫鴛鴦攘除奸凶興復漢室  
選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  
武彥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禘  
允則任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彥不效而遽  
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彥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攬于武彥自叙之間文意皆不相接續其疑其句讀有  
所脫誤而不敢以臆斷之乃取文選所載武彥表較之亦同而

朕等字  
衍在衍

李善五臣皆無說又現蘇內翰集見其稱武彥此表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反復求  
之乃得之于董允傳云亮將北征往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  
官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謂宮中之事事無  
大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  
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虞董允止稱侍郎蓋其本傳所歷之  
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為全文

又洵直姓胡氏字次真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為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為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右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去

漫錄書人官佐差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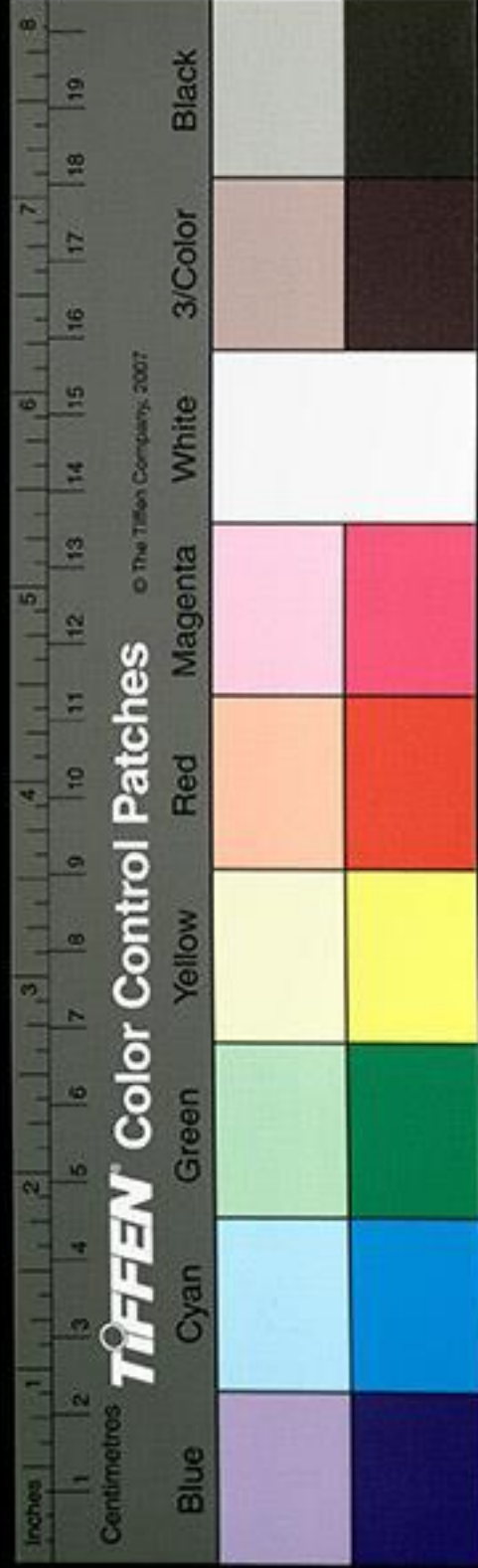
事始門載宋莒公以宋元憲為宗家今攷元憲即莒公當作宋次道又地里門載閩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間舉吳丞相育吳樞

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待問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嘗為相而育特執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它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吞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為相又事實門載參政蔣之奇武昌怡亭序未嘗參政當作樞密凡此豈家筆誤耶

晉人吊喪彈琴作驢鳴

晉人放曠至於吊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痛絕良又月餘

此處脫  
條卷三



亦率顧念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  
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  
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  
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  
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臨尸慟哭畢向  
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  
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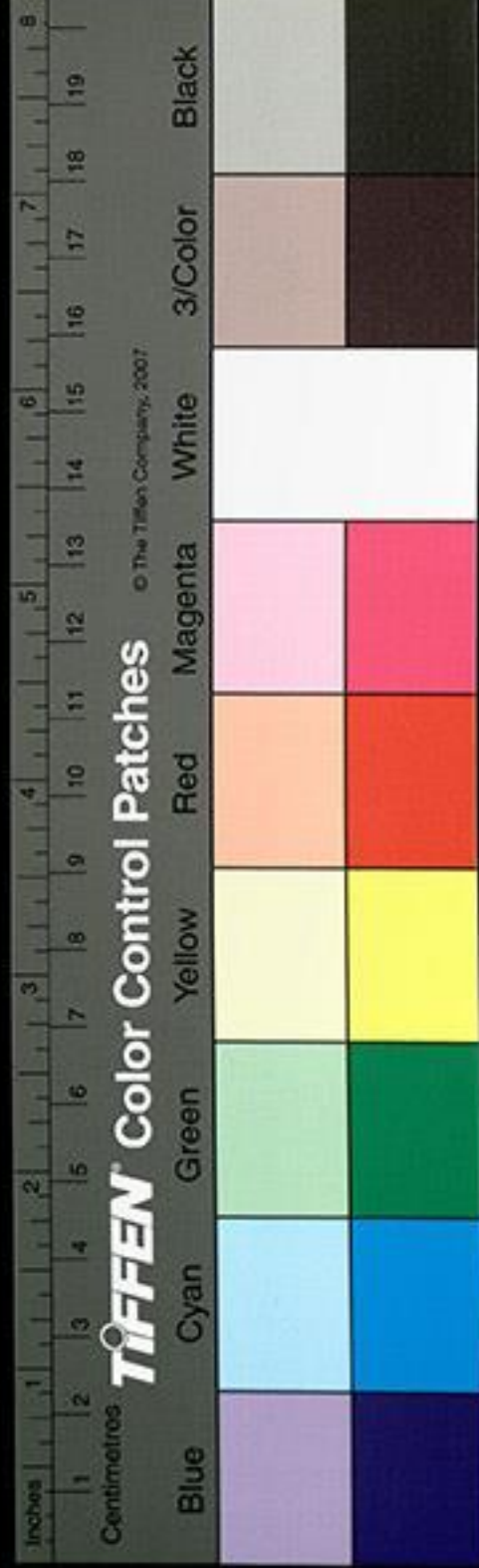
鴈行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鴈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謂為天下鴈行

頗丹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旅進也晉庾中郎  
與王平子鴈行庾喬元日朝賀不肯就列曰喬忝為端右不能與  
范興話為鴈行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于循吏之首獨載  
改幣高相事為詳而碑則畧之埋蛇陰德謹書於劉向新序屬子  
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任於靈王則  
謬矣且莊之後為共為康為郟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于  
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耶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



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討正耳

周府君名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環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剥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魯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日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刑似而不辨何至遷信而以立為未詳考耶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標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耶因以知史筆無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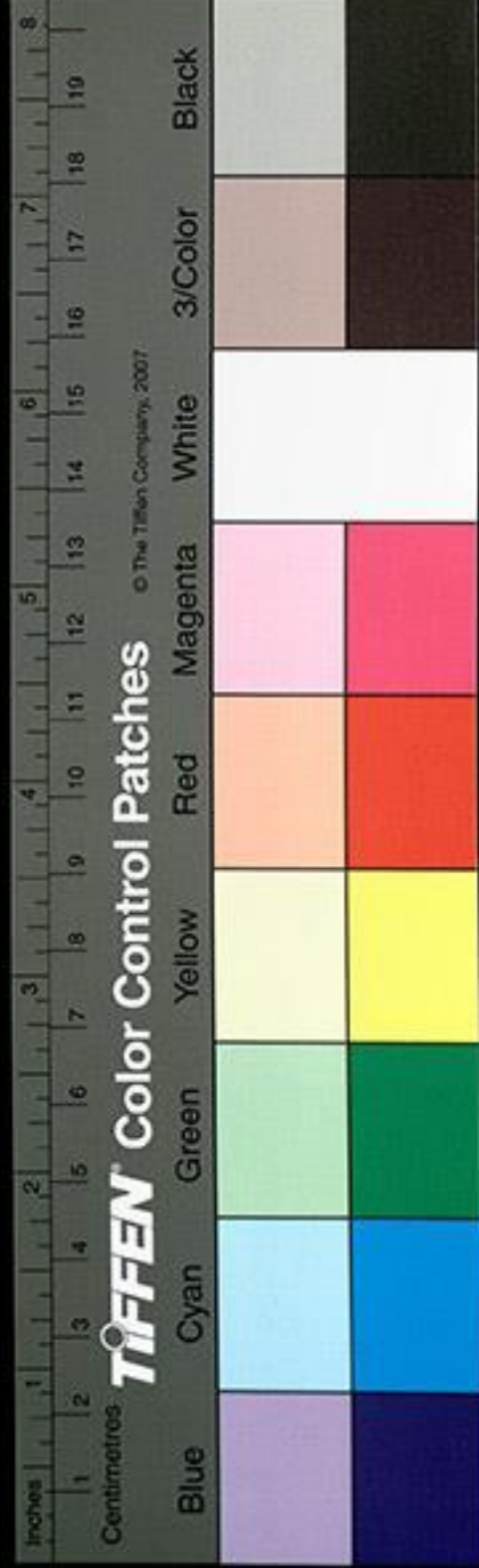
上元節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述句有千仞綠山擊日起一声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事年傳習久盛現全屬遠方賓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密多蓋梵語也嘗親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為多心何以為佛恐誤筆耳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間率曰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為證余考禹錫之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訛以傳訛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

揚州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散稍愈于右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弗易諗如前說則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先聖人所以名州之意耶攷大康地記謂東漸大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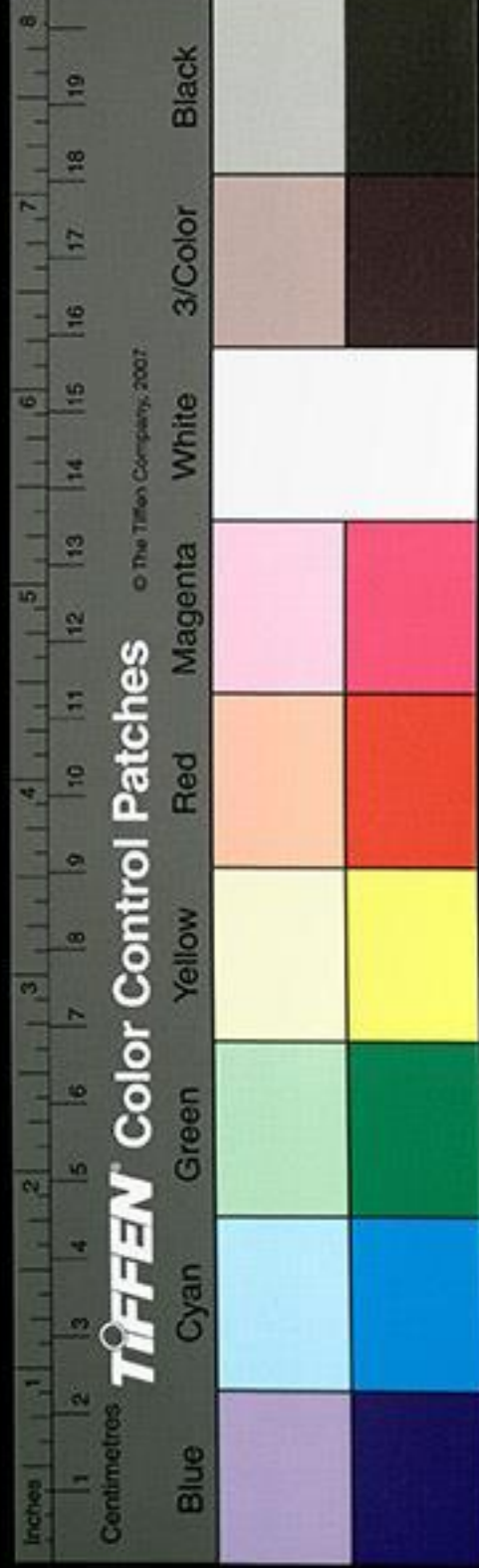
既揚字揚故取名焉余嘗為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為一洒躁勁輕揚之耻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隨以來稱崇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為古巴丘城輿地志又以吳後主分石陽新淦兩縣置巴丘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洸巡撫東南遂廢巴丘郡後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江市有古巴

崇仁鄉  
得名今  
撫州崇  
仁字

崇仁  
字是



丘廢城六十里間有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明矣豈崇仁又一巴丘耶然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取荊州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訂焉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濫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即每歲于水際塑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祠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拭既新陶唐帝祠二

月甲子率官屬祗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皇胡為兮于此留藹冠佩兮克庭潔芳聲兮在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為春皇之仁兮其天日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茲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

荆欽飛廟

燕高字博古者評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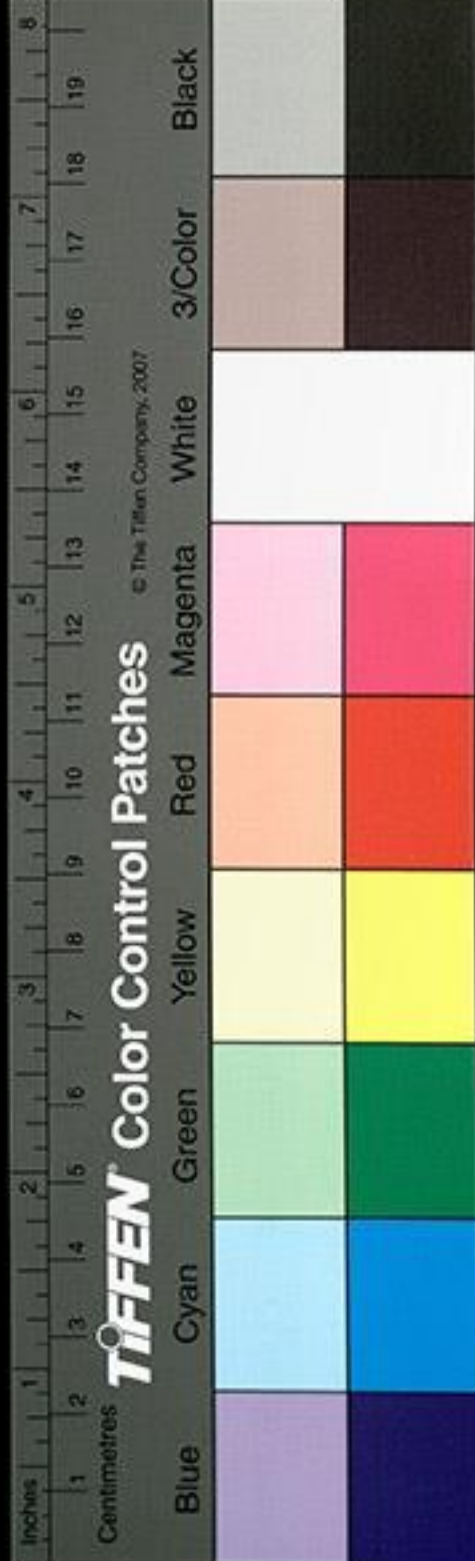
四明城北盜倉之西有剡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南子剡有倏  
非得寶劍于干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倏非謂柁船者  
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于是倏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  
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中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余又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剡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  
善戰腐肉朽骨弃劍<sup>劍</sup>非之謂乎今廟稱剡倏飛侯圖經亦謂州北  
有蛟池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于此人患之故即其夢立倏飛廟  
以鎮之是則真以為剡之倏非矣然予現呂氏春秋剡有勇士次非  
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為廟号而况加為侯封哉且次與倏

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  
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左弋為倏飛掌弋射則倏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  
募倏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鄞令金翽纂異記  
謂唐武德時郡為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為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  
名句章軍號倏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于人故人為之祠耳官  
于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焉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趙清獻公充 御試官記

二月二十六日

此處版一  
條  
卷五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孺大翰

貫之雜充編排官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幾於道論 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徃來迎駕

御藥院公文二道傳 宣精加考校

內臣二人傳 宣賜食并酒

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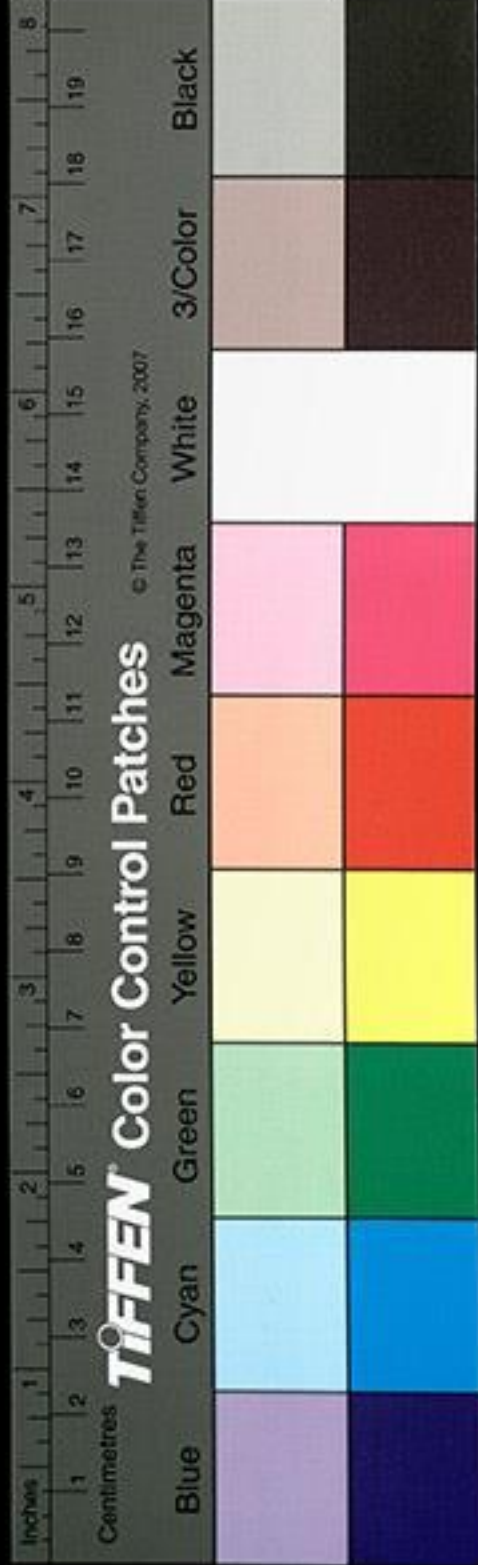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 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御刻幸考校所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 特奏尚書九人 特奏明法四人



傳 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

傳 宣賜酒食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覆考經學官 王彭

詳定官 賈壽

封彌官 傅求

出義官 王逢

祝諮 夏璋

張允 朱從道

吳中復

王陶

傅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校考所 起居四拜

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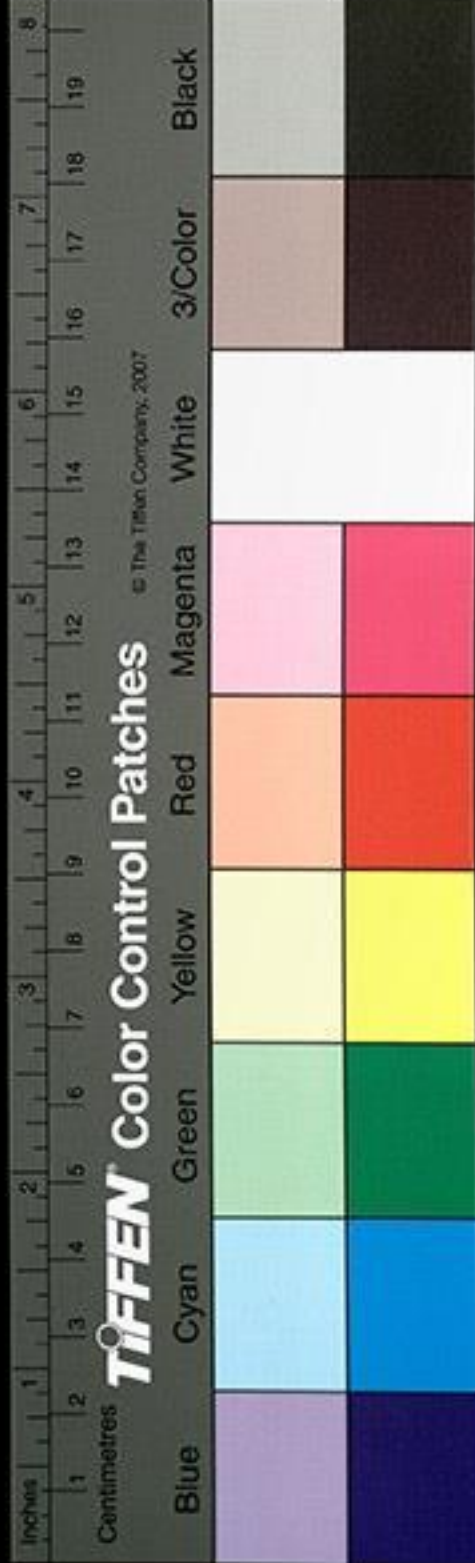
考到諸科卷子

三日晴 上巳日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賜上巳酒各二果子一

紫衣到  
一行至駕  
幸心  
他行  
脫今





四日微雨春寒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賜酒食果子

五日陰寒

駕幸覆考所 起居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詞理精絕出眾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群萃中堪為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採文理俱通 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粗通於此等中仍分優

劣優即為第四等上

第五等 須必然謂文理疎淺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紕繆 謂所試文字並皆荒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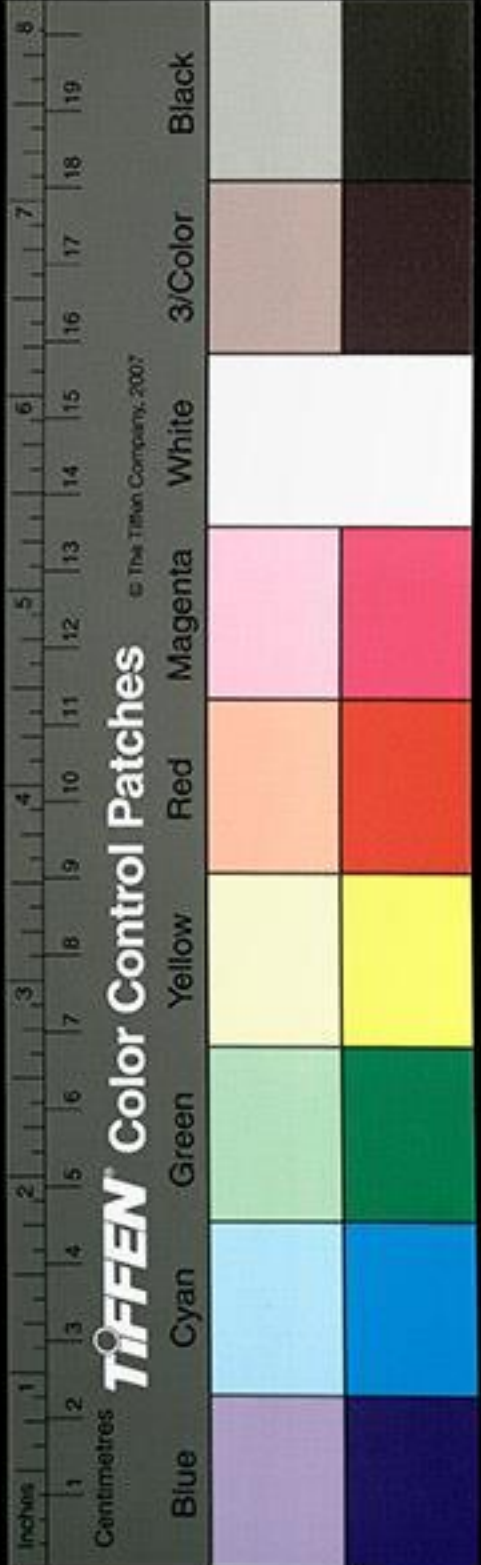
六日陰寒

駕幸詳定所 起居

點檢官 孫坦 鄭穆

進士初考官 沈澐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脫謂文  
已下九字  
脫謂犯  
已下五字  
脫謂所  
已下九字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縝 王瓘  
 點檢官 孫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旼 何郟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衮 傅堯俞  
 張次立 宋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盒 又酒果冷食

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乙送焗字號卷重詳定

封彌閱詳定五號奏取

御藥院閱奉

聖旨看詳定奪鞞晚觥晚五號等第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特為右司諫

直儒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

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刻勅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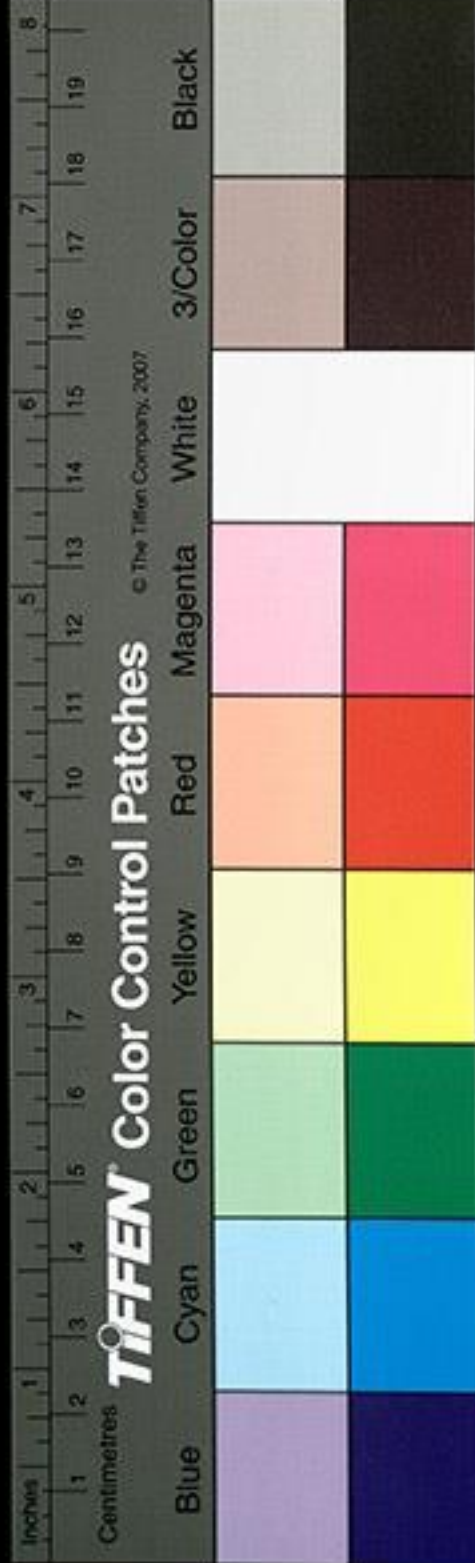
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

帝編至懜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詳勿遺賢俊四年書

帝編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

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

翠華  
提行



格守  
提行  
提世

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  
一是皆格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

天佐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留為奕世不窮之用近時  
御試幕次在集英殿門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幸之儀更無  
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因備  
錄之

### 金花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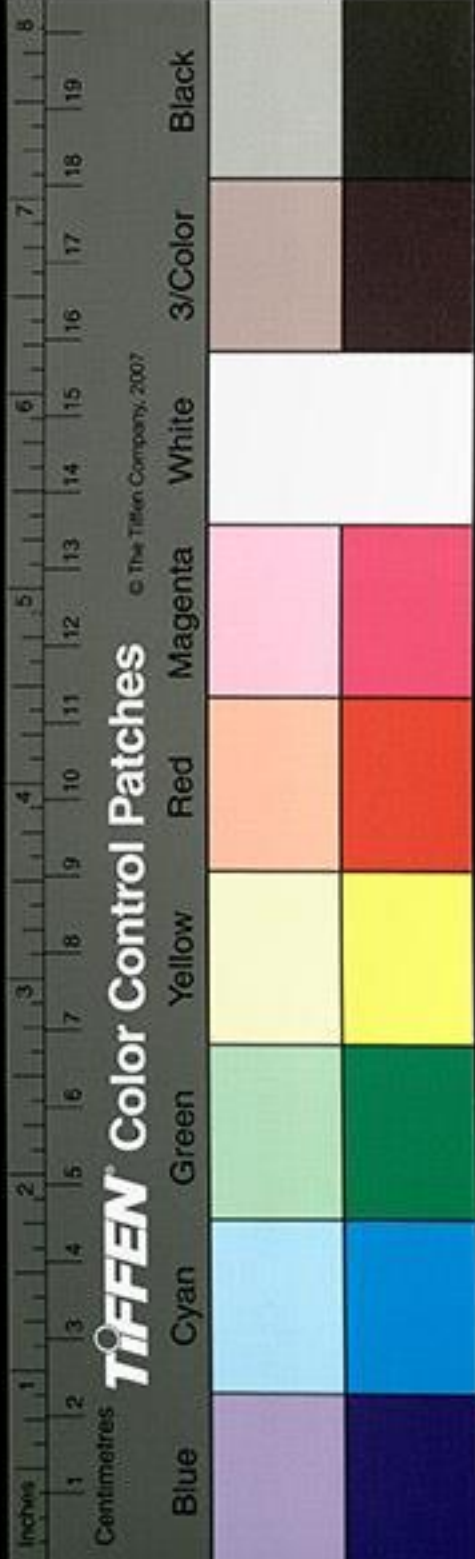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殿書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  
之勝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 國初尚循其制予家藏王扶龔識二

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闊半之龔識又有大護帖復書姓名於帖面  
攷登科記蓋 太宗端拱元年程宿榜扶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二  
一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一職方員化郎知制誥權  
知貢舉孝沆後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  
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久而湮沒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  
載新進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  
人之風範也

### 金根車

崔豹古今註云金根車秦製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

卷五正  
卷六



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  
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于軾上乃知是車  
蓋耕車也及考東京賦有農輿路木薛綜注曰此所謂耕車然則金  
根耕根其名又異矣唐莊懿公主下嫁田緒德宗幸望春樓餞之厭  
翟敵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此始豈非去古  
遠而意愈失耶韓昶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慶皆臆斷  
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  
昶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古抑又

接下

可致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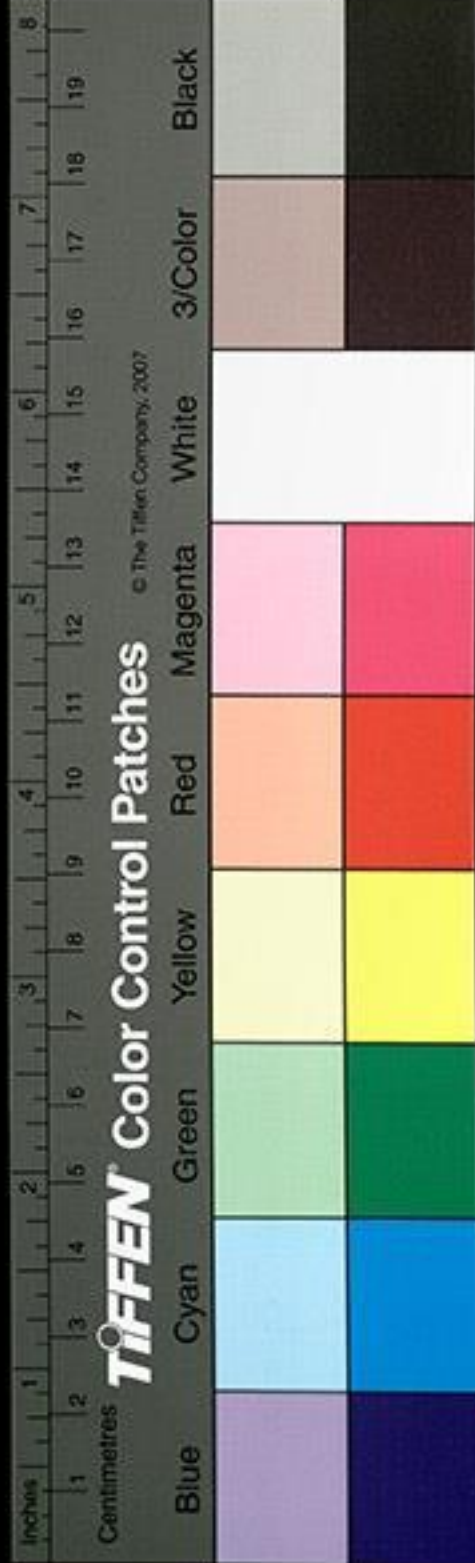
為皇之車或者因唐以代厭翟不復考古而分為二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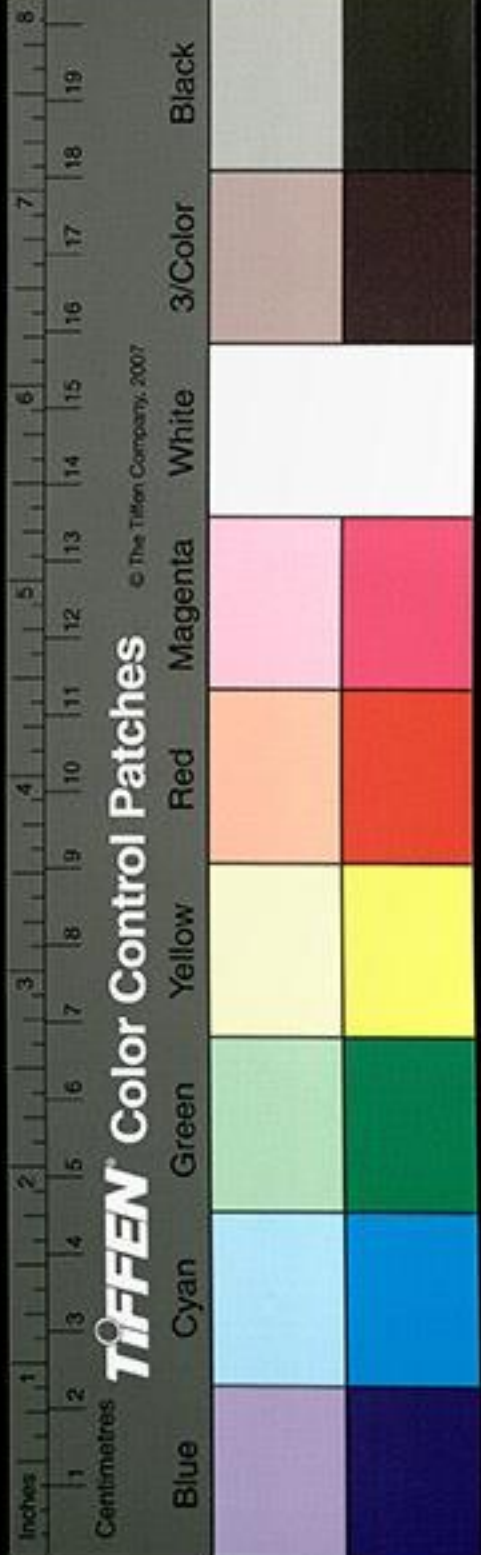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  
蜀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叔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  
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也六一  
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潤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  
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二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  
一或者後人行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為是書耳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  
遂吾翔寥廓即奚奪之邊也乃果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  
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微前  
事出於上真余歆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殼華留聲我難髣髴尔  
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肩 割荆門未下華  
亭爰集真侶瘞尔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又 一山微士丹陽外仙尉江舉真宰立石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闕一字甲辰歲化于朱方天其遂吾

翔闕一字廊耶奚奪闕三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

仙家魚闕四字我竹此字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歆無言尔闕五字當有去鼓闕一字表留闕

字當為闕惟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闕五入闕二字惟寧後

湯洪流前固重肩右室闕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爾闕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攷定乃邵樞密元就山下取所有  
字以意隳括故存其闕雖有差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  
圖經亦載羲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况作銘蔡

字樣  
闕

審

瑞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隨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  
疑何耶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鶴入會稽  
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思斫此鼓鶴乃飛去思起兵  
攻會稽救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  
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非晉人  
文不辨可知矣渙隱攷訂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推  
原本末或庶幾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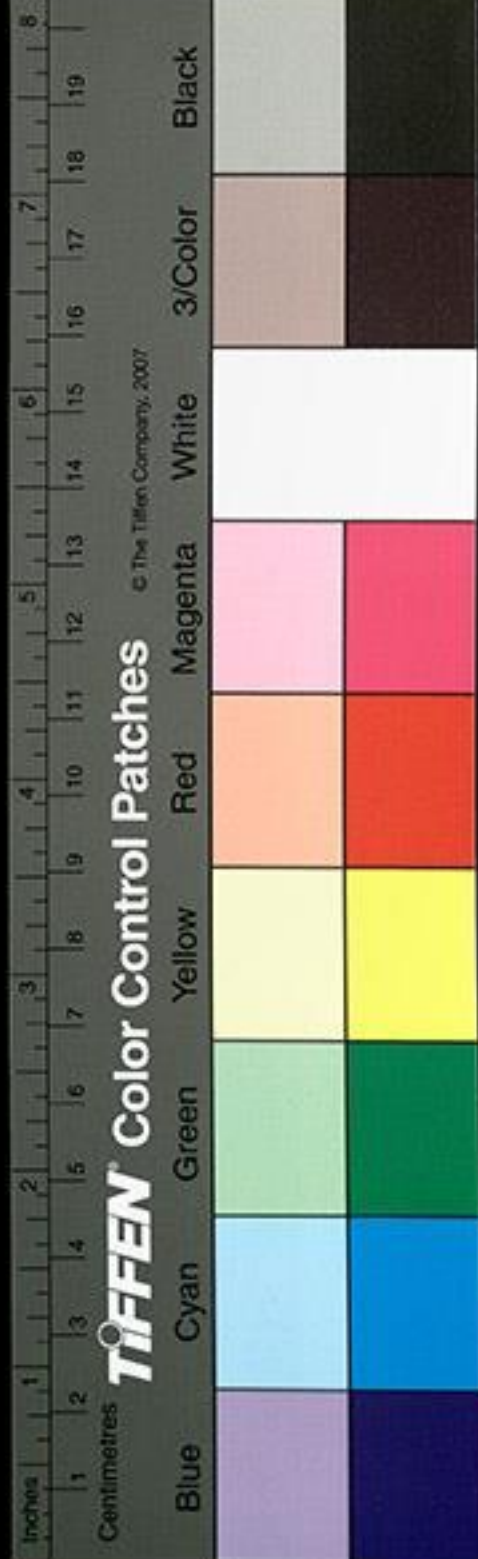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于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黓破碎上  
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  
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常收拓本漢魏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  
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久而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君樹塞門鄭氏  
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謂之樹至於蕭牆之力注曰牆謂屏  
也蓋古者皆有屏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帷雖非屏  
然以之為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夫之家必曰門牆曰屏著是矣  
然多曰台屏從平声則乃指屏風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蕭丁切



淳熙辛丑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  
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更請料曆支俸詰之曰解官何由得俸吏曰  
已出在外廊試取曆授之有頃持曆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于前  
而去寤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  
差予嘗服曆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  
曆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為巧而不知其  
曆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夫誦言之且書之

紫微王舍人夢

暇

僊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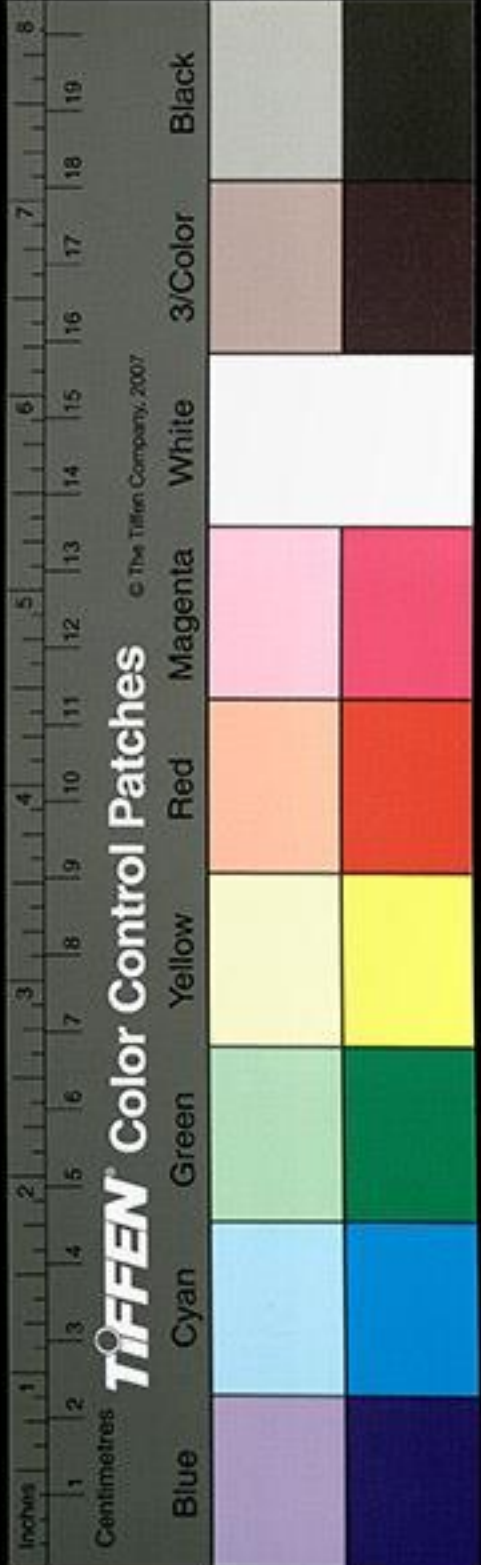
此處  
係

開禧乙丑予竊太常第勅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容門及預有朕  
死否曰無之獨僊卜陳省幹者自應舉以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皆  
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乃大書一魁字耶以墨塗去續書默而  
識之四字詰朝果在果在第一予初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有  
卓降五甲豈非前定乎嘗記政和中有現妙明真洞微先生王  
老至喜言人休咎編脩王甫問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  
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悟其意甫即黜也事有相類如此

至和祥相制

門下朕寅奉玉圖思臻至治撻萬幾而日慎舉盛典以交脩期與輔

卷七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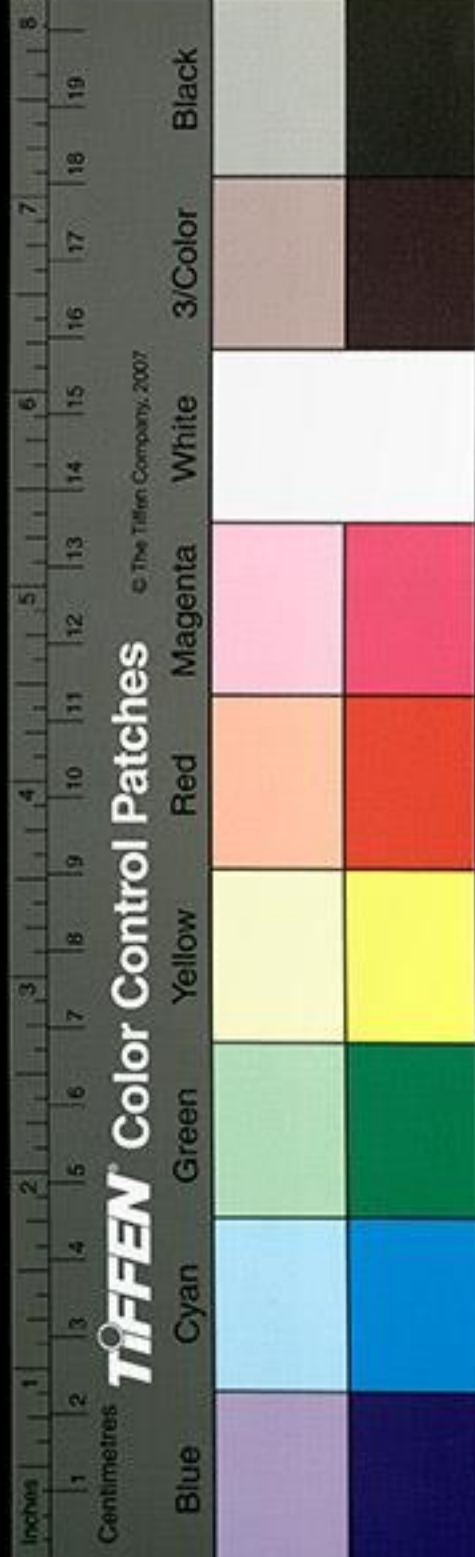




臣底寧<sup>高</sup>縣<sup>高</sup>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變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  
式資<sup>高</sup>宰茂秉于大鈞矧嘗選材久茲著效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  
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  
開國侯食邑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袋劉沆雅性內融敏  
識先覺以沖約而率履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與樂名  
教以為己任<sup>高</sup>務智慮以翔帝謨迺者擢自書林更于右史亟升西  
掖出守南州屢換主符實宜精力屬中都之擇戶正內閣以參華  
幾律未周風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參斷  
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協允庶邦之望兼

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勲級與<sup>高</sup>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數贊萬樞之重  
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畧以恢遠圖可特授  
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加上柱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際視草公之元孫石城尉德循  
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  
多為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  
非一時褒語也又云制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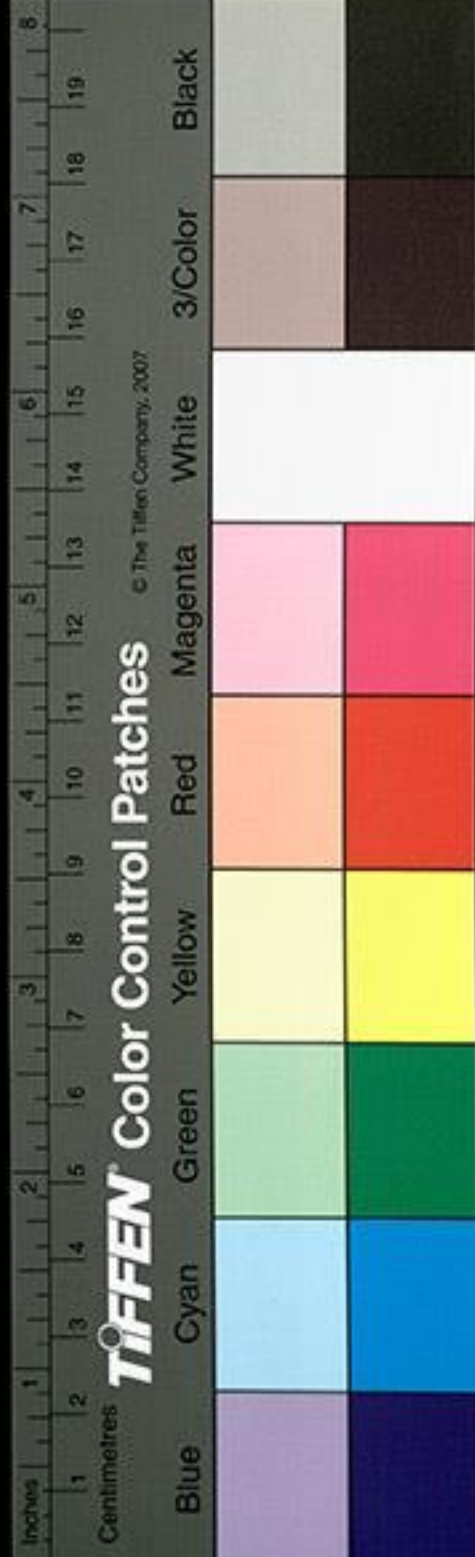
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吳國子博士祖珪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果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損軀殉節如顏公始無愧於天地間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授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過郊祀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發郡國效之公亦未嘗有希恩意久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路轉運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州父老迎侯公下

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勳以花石奉艮嶽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湖公曰今盜起倉卒飛輓繫困而佞幸之徒猶實苑困以惑

上心固執不與勳力譖于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請一切罷之歲餘除知穎昌府移陝府陝右民號難理公至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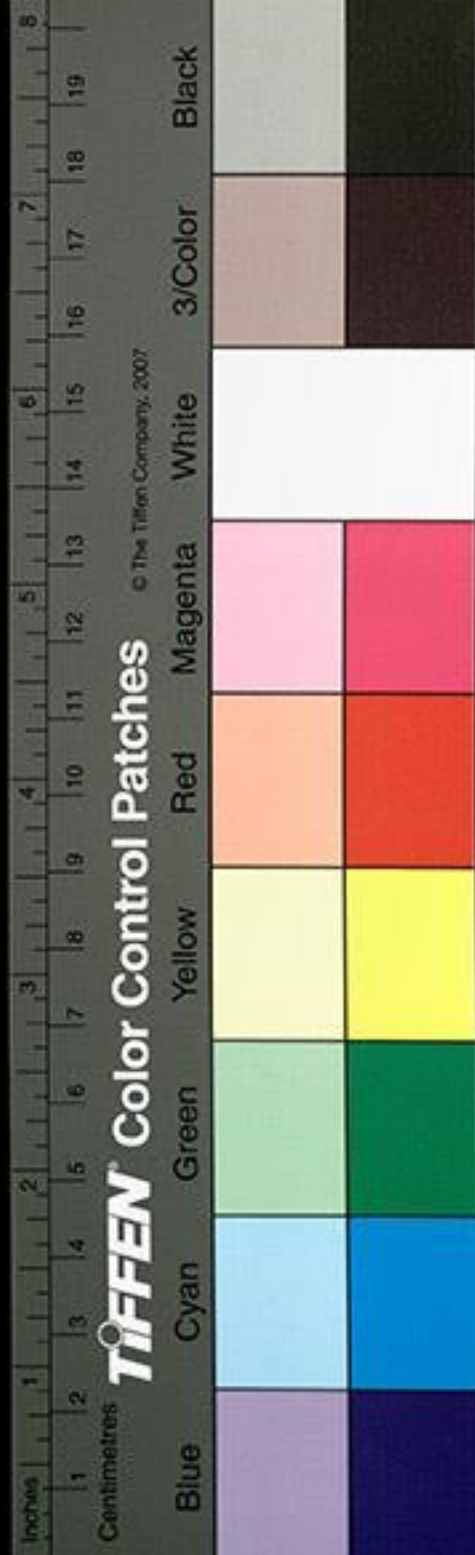


布威信不兩月大治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  
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府與利去害治<sup>與</sup>陝等民繪像立  
祠刻石紀異

高宗皇帝即位詔公知徐州明年北胡犯<sup>粘</sup>順罕以衆數萬寇徐徐城  
孤執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虜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  
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虜執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卷  
戰竟日度不能禦乃及州治<sup>易</sup>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  
以死報今知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  
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虜虜雖悍狡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

此  
後

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為虜將所獲不食三日而卒贈咸  
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侑以太僕丞從高宗過惟揚及趙玄己亡徐  
州有武衛軍舊隸於公義不肯他屬散歸在<sup>所</sup>願以從侑高宗聞之詔  
于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侑為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  
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馬上得<sup>疾</sup>痲相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蓋公  
佐迎護徽宗祥宮交割地界遣書屬當路漕使訪公瘞<sup>所</sup>漕委幘  
屬手之翰往焉初趙立<sup>葉</sup>薜公于黃樓側及虜擾京東水久弗治彭  
城皆瀰漫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媪指而謂之翰曰子非求王待  
<sup>制</sup>之瘞<sup>所</sup>乎其在是間即所指求焉有塚<sup>窳</sup>然蓋以歎<sup>瓦</sup>啟視見大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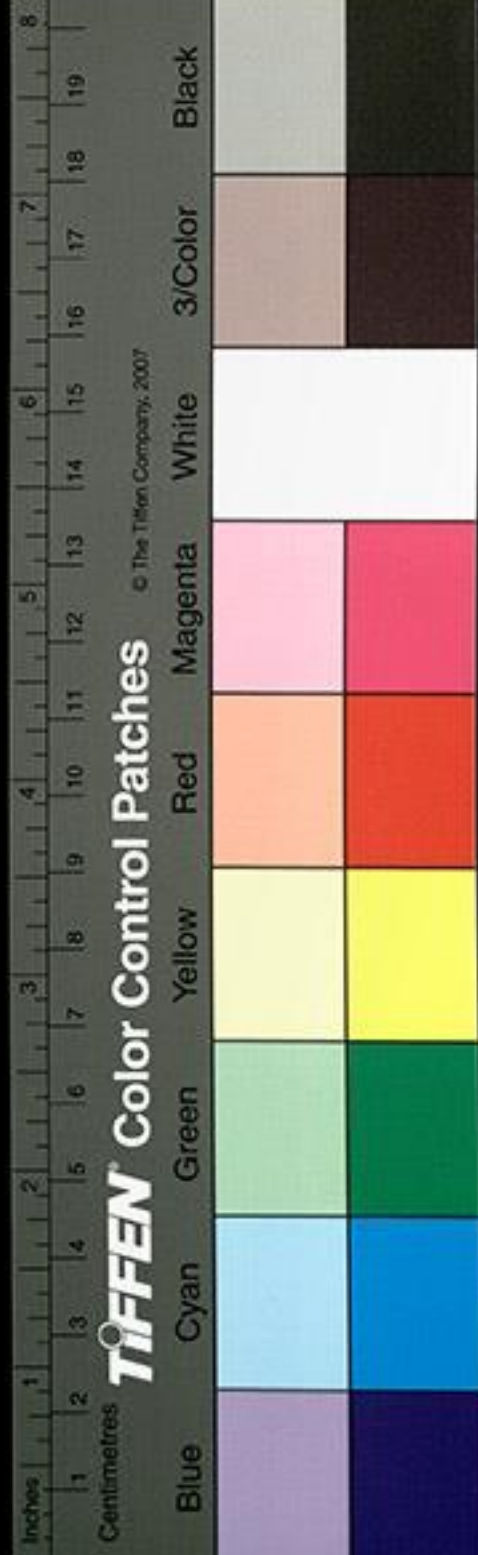


覆其上回顧老媪化為虎而去徹覽取骸聯絡不斷類瑣子骨然獨  
一手指闕之翰復炷香注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行路聞之莫不嘆  
駭之翰易棺斂葬于京師資聖院後聞鄉中子孫徙葬于兗州萊蕪  
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白諤扈從顯仁太后回臺倫子達留淄  
川南北隔絕以詩送諤曰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効執吟珪羨君  
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闕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  
知音儻憐萬里親庭在為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倫卒已一歲矣  
聞者哀之蓋公佐使還侍高宗語次論中興以來忠臣子孫因奏  
反之上曰王倫有兒女否公佐奏曰倫五子流落中原後居江南所

以前

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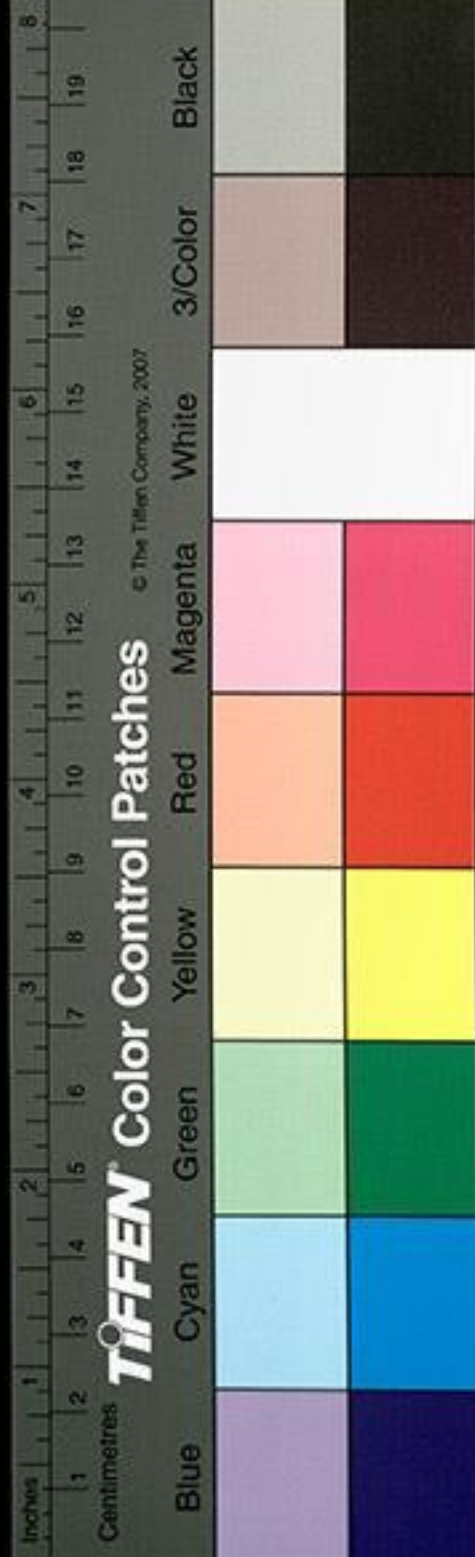
二帝已北去公尚為誰守乎公罵不絕口虜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  
請立降當為立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殘民公曰虜賊毋誘我吾  
誓有死耳虜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極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喫之  
子倚在旁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磚擲之  
力少差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即執倚劊其心以祭千戶長敬  
懼公以速降公不顧為虜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安三年  
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痛哭裹以裊褥葉  
瘞於黃樓側累甃成塚以識之復擁兵守禦撫定其衆虜退



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 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莊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疋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 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為計不然將及於難公曰死生定數也等死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五十二虜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陰令間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呼為雙廟有禱輒應立復奏其異于朝勅賜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為 朝廷盡節以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邱肅公子信王宗傳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

生兒女尚俱幼弱今佗既卒窮困可憐 上心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餘年一曰內庭曝書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公佐奉 旨令王氏女入內事 上覽之驚問左右即日召見賜命帛勅令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禮孤忠直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平生樂于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浩皆公所薦趙立起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 太史氏之採錄



勅泰州團練使

卞居讓

牒奉 慶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簪組遺芳雖且著于嘉猷素未  
光于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  
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須美攝長吏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日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

通判官兼倉署兩監屯田等公事衛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尚書吳

押

押

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荆

押

宣徽院

引見司劄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讓宿患癱風  
病翰林院著醫官裴商看驗久遠不堪醫治引見奉  
聖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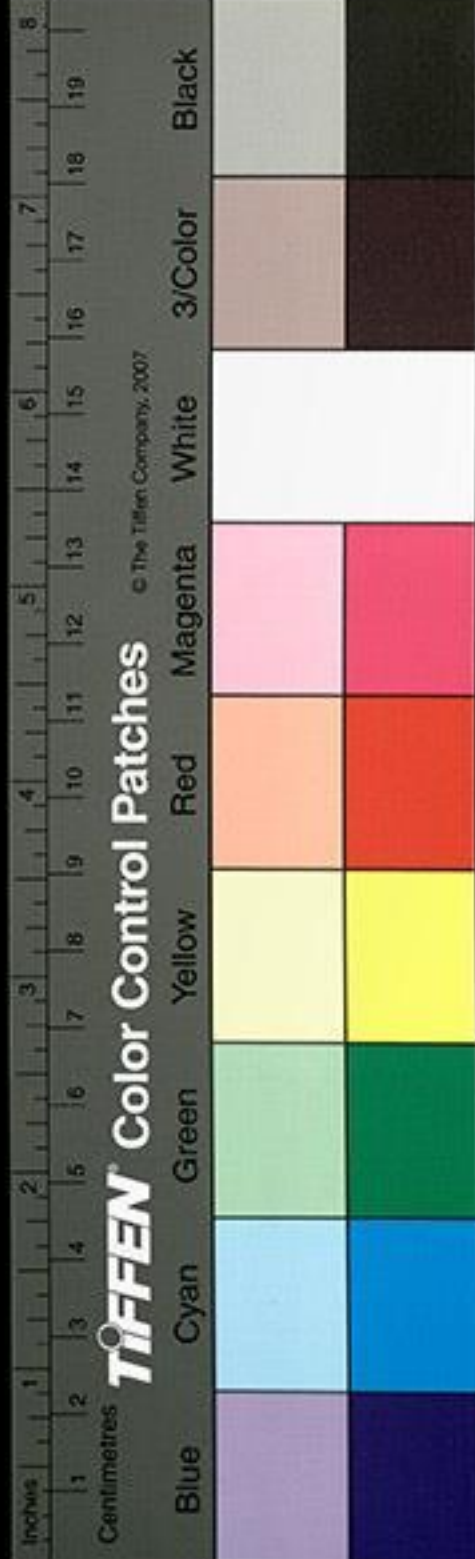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卞居讓依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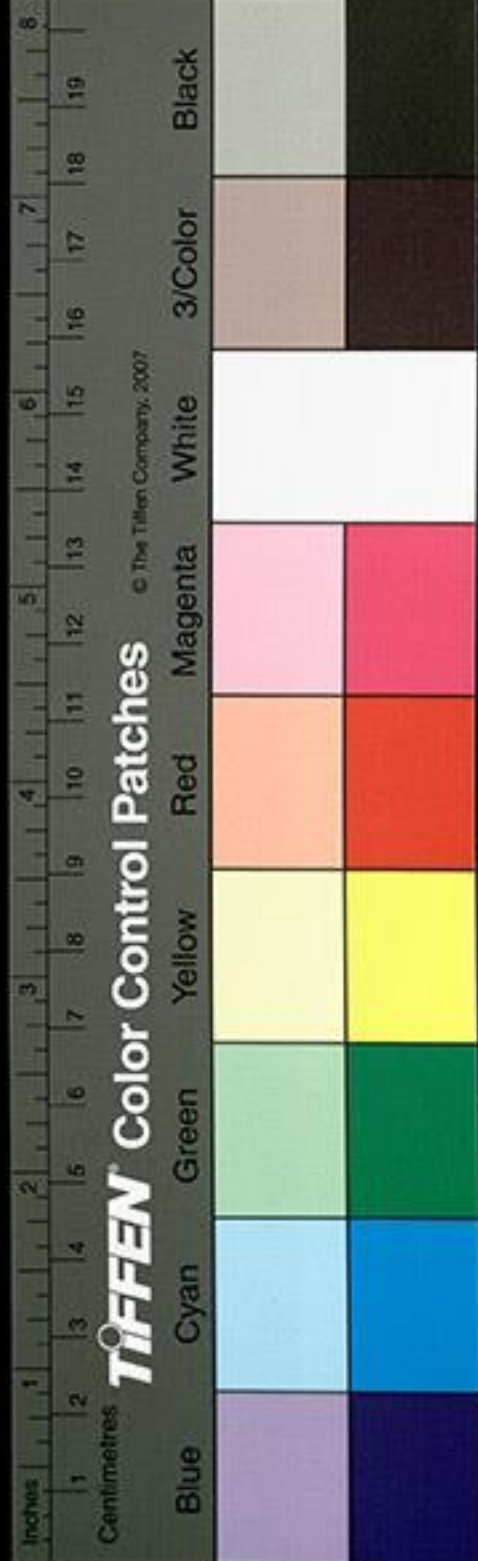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

押

無第字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惟揚虜騎驟至亟一  
瘞之地中尋復出于兵火煨燼可謂能寶青氈者矣攻媿  
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曰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  
者教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  
牒奉慶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禰長史故為之  
詞其後列御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  
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  
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  
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為禹錫也 國朝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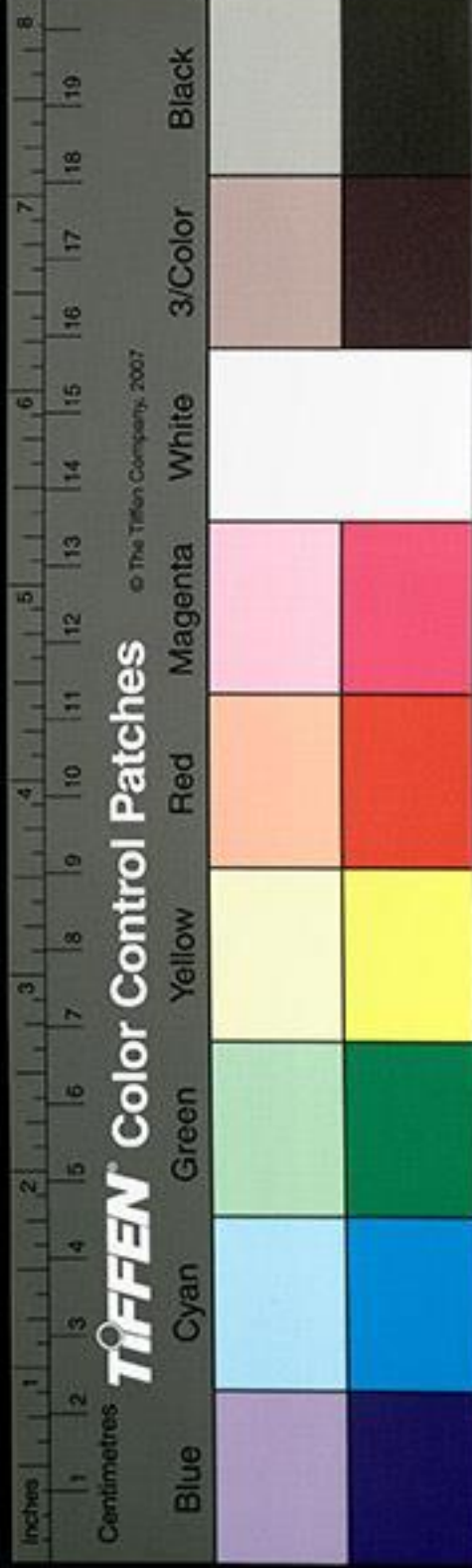
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北北院  
頗優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  
旨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  
其次子者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  
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 詔改為三班奉職  
以避其稱因備載之

白玉樓賦

危屨業岌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鬼作神攝梯  
雲駕風香藹藹穹穹隆隆端不可以名舉而數周也陞蓋九

仞簷掀百層反宇吸日飛麈列星暗不可以力營而意構也前臨瑤  
池千頃之寒波傍帶銀湟萬壘之高浪俯烏兔之出入瞰雲霞之  
直上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雖章華三休并幹百尋顧孰與爭雄而  
誇尤乎宜其澡心於廣漠之清淵宅意於無垠之元圃策氣馬以上  
征儼神驂而陟步欵兮忽兮排天閣而遨遊焉請掇其梗槩而言  
之方茲樓之經始也斗舌下命魁靈制權飈御馳駟霆電急鞭瘦崑  
山空藍田萃剖剝裁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群倦惟城一觀之珍三獻不  
逢之寶益于此山積而雲駢然後大匠課程群工謹度琢瓊甃若瑋闔珪  
疊璐層翬翼翼鵬翅鸞雲修梁耽耽虹腰漲霧跨空則瓊檻瑤橋

直明則瑀窻琛戶鏤飛僊以承楣刻蛟龍而亂柱鼉矯首而戴堦  
虬怒髯而攫礎飛鳴之鳥則縞鳳霜鸞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字騰  
輝而曜魄控芒比綺而冰花奪素翕霍晶瑩莫得定視而熟睹也  
尔乃迹脱凡近身居沉寥追逸駕於若揖高蹤于盧敖窺倒景之列  
缺躡閭風之扶搖時則有龍駮鶴馭軼彤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  
皇于峇峩霓旌羽節光情泚以日眩玉童華女衆馭踏而雲颺或鏗  
金而戛玉或拊瑟而鳴匏曲非世律声度九韶差冠累弁者皆冰  
膚而瓊顏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交悅不知其所自真放浪  
而逍遙者也彼穆王遊化人之宮黃帝夢華胥之國超乎雲霓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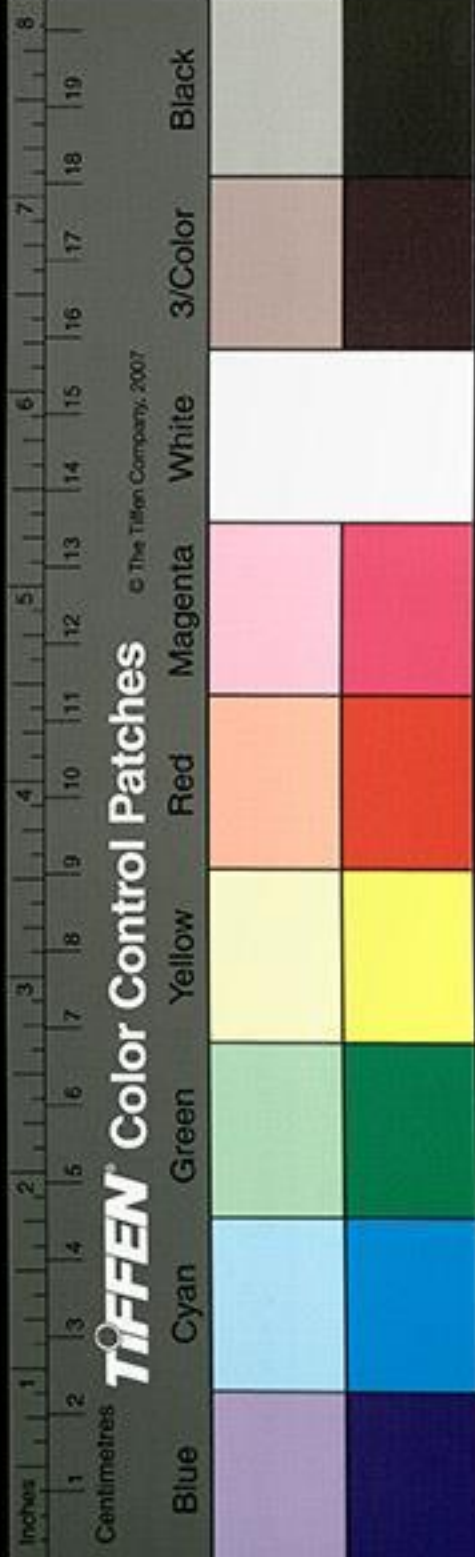


介乎台州之北傳後世以誇雄語茲接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昔夏革  
談妙齊諧志恠卷宇宙之無極狀鷓鴣之變態顧貪常嗜璞單見狹  
聞何足語接之高大耶亂曰 瓊為棟兮瑤為梁鸞遶蕭兮龍高懸  
瑊攔瑋檻兮屯冰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雲繚墓霞擁址星為  
經兮漢為紀俯齊州兮九點烟賦蒼溟兮一極水翠旌孔蓋兮驂玉  
虬賦笙簫者默兮帝來遊停驂弭節兮駐雲輶帝心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導其詳見于本史因  
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  
公傳霹靂石文者云當召賀不能讀歛下榻叩頭緋衣笑曰帝

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憲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華管之聲如  
吹五豎黍許卒現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僊中人跨赤虬  
云當是高僊無疑大觀庚寅後二日宣和殿書并畫

右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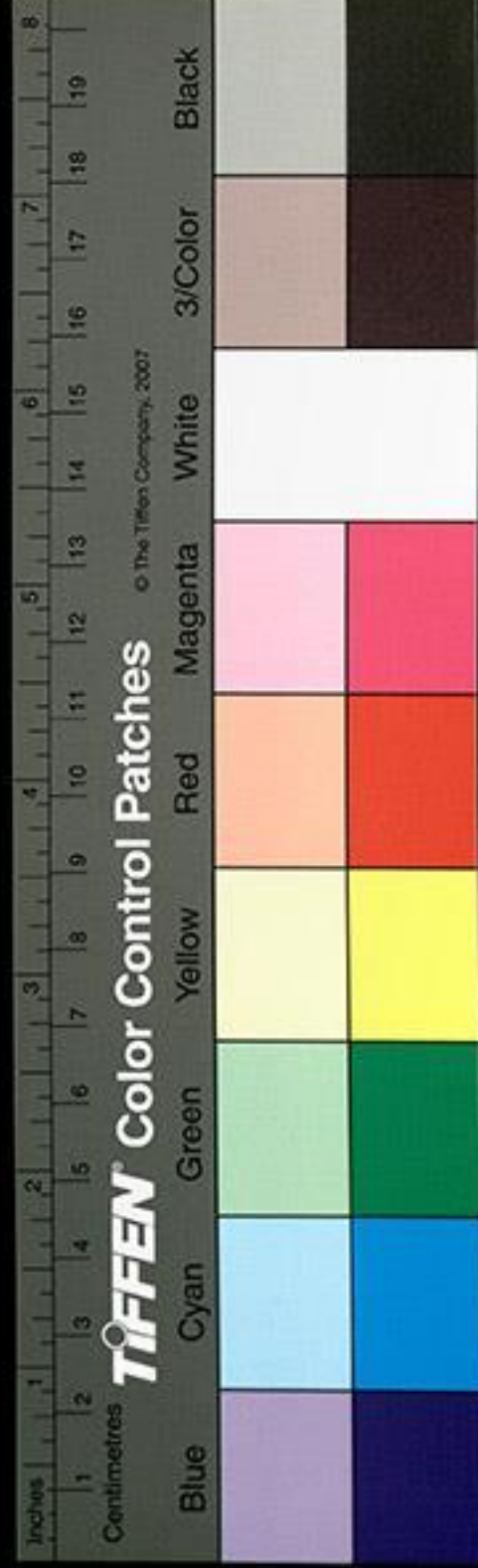
道君皇帝親灑宸翰于圖之後石湖跋云白玉階及紅雲  
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  
彷彿得之非間俗吏意匠可到晴窓淨几畫卷展玩慨然便  
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蕭齋集有水滸法駕道道引曲乃倚其  
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



未得僊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却似化人宮梵炁彌羅  
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晴空一片寶光中二云浮利奈路依太  
微間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間遙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三云  
剛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煙中寒一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  
拱萬珠星四云流鈴響龍馭籟雲來夾道霽華籠綠仗紅雲  
扶輅輶天街迎駕鶴毳毼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  
瓏珠網碎僊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云樓欄外華道  
掃非烟閣上鬱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脩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謹以清酌之奠  
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兢兢畏畏於事天  
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  
之所鍾有不可得而逃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  
孽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于  
孝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死嘗特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鏗鏘炳明盪  
人耳目迨茲以為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于天性九事  
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奸巨猾既鋤以耘不明  
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夔連壤交仰事俯育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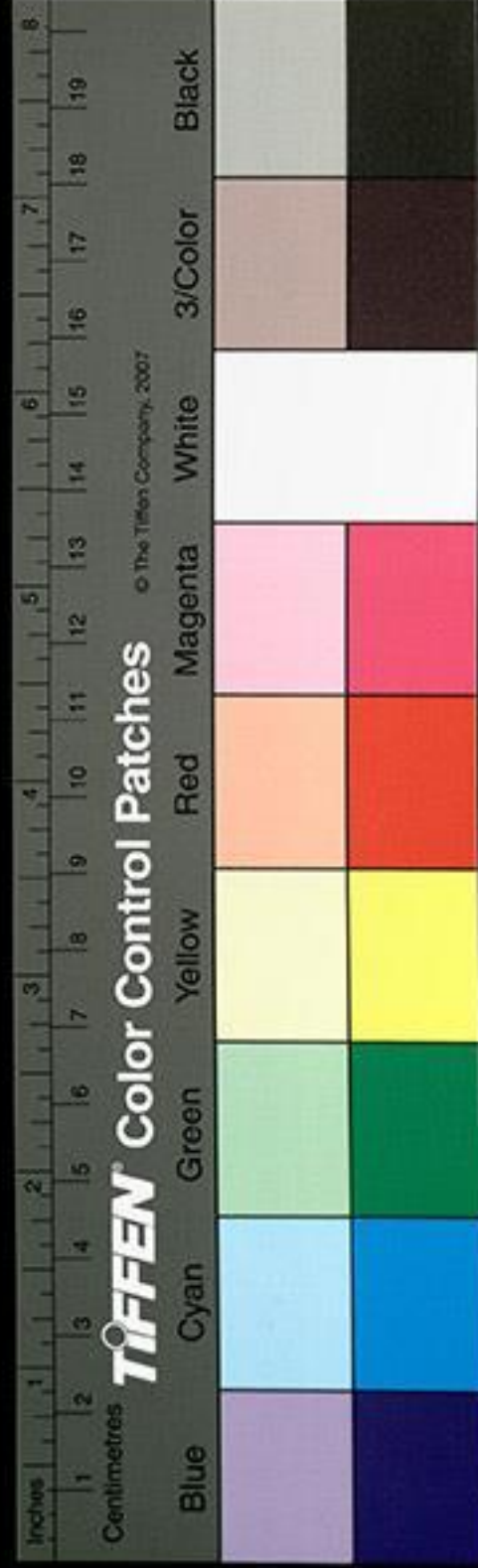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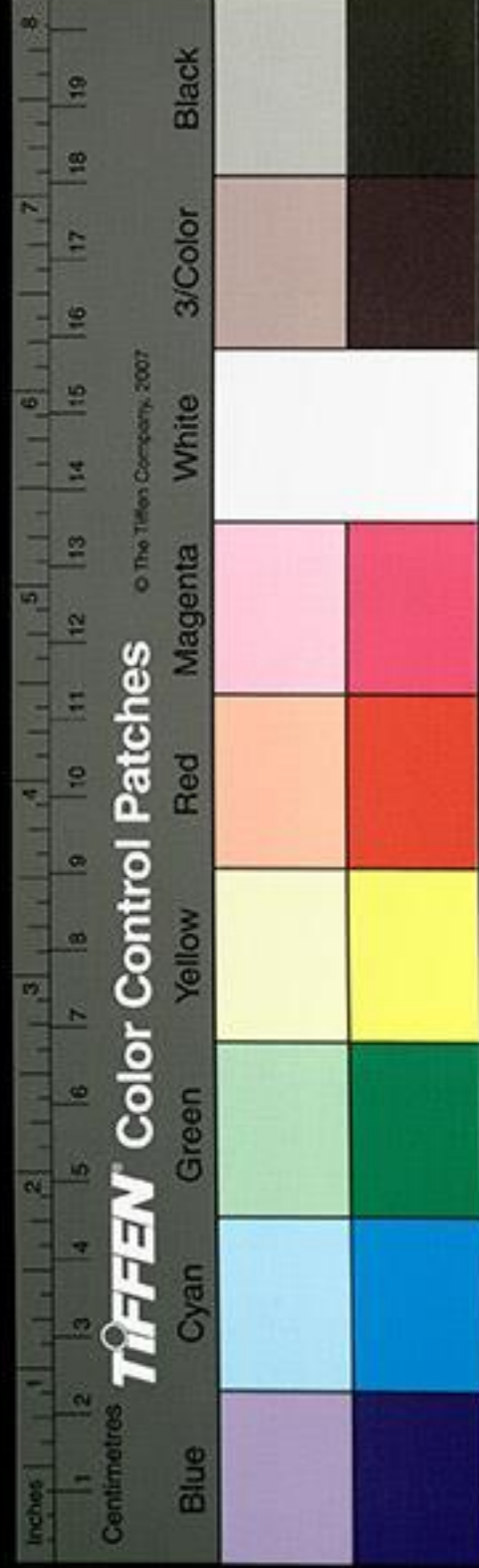
熙于于各得其所却視漢循吏太宗何啻萬萬不侔則蝗蟲之來  
處此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孳其子若孫其為不可亦明矣且  
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為事則蝗蟲之與縣  
令又不得並居此土也道弒君殺母無所不有蝗蟲捨此而去彼誰  
為不可者今與蝗蟲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  
歸是終不肯歸乎是狙蓄夷之餘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夫狙夷之餘  
習害我聖明之善治與傲天子之明命更不聽其言而為民物害者  
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令以與蝗蟲從  
事必盡殺之迺止無俾遺種于茲邑蝗蟲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學子昌黎鯨魚文者也頃傳得之附錄于此

愨齋銘

家君命杓以愨銘其齋而命楮銘以告之楮敬問所以為銘之意蓋  
取夫孔子曰士必愨而後求智能退而深思以為之銘南軒先生  
士或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天下之理惟實為貴不在外當  
愨乎已不震不搖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為孝此事君斯為忠以此事玩斯  
為悌交于朋友斯為信子其深思思而不惑維師乎愨以令子之  
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此然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  
二十有三實乙亥冬月辛卯也

回峯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禪菴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色秋擎手出鐘  
聲浪谷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英朝字晦叔嘗宰定海縣景祐中為執政開

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墨刻于縣治願豐亭

米小儀題禊帖書

圖契朴凋推聖智萬古奔沉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名比白

儻尔度翼兒即豈不點自是家雞慙野雉退之強括六藝疎見處絕  
能到姿媚相公有官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曾謾  
便蕭艾誇末計摸金不必曹阿瞞温韞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黃  
金剔軸誰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巖岷永素文皇好文藝至今於臆  
傳未休善本何辭萬金弃

康伯可詩

紹興間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于松風亭壁今遺墨不存  
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  
花滿地人歸其一江上濃陰曉未開瘦筇支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

此起脫一

此起脫二條  
卷之十  
米小儀

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胡藏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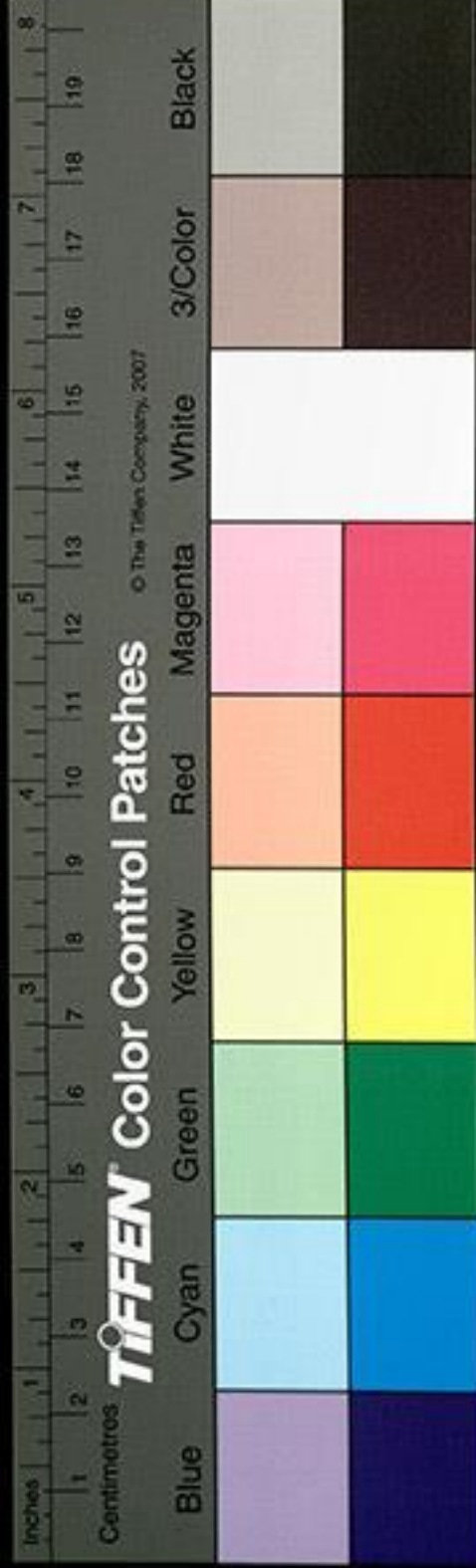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彥明之子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故藏之以詩  
取之於山谷嘗侍燕席以祥中果子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  
雪姿七星羅心曾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  
中沉病政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何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瘞  
鶴銘詩云當誰為裘玄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  
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峰何自煙鎖青田道正長遙相華亭披道筆  
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臺不傳

石芥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舉似石芥詩今未忘也擷根山石  
貯瓶罌柱後緘題見者頗風味莫嫌無醞藉盃棹甚鮮作聰願言則  
噓傳心事搔首踟躕散宿醒最星徂徠明道地至今奸膽亦蒐驚

上元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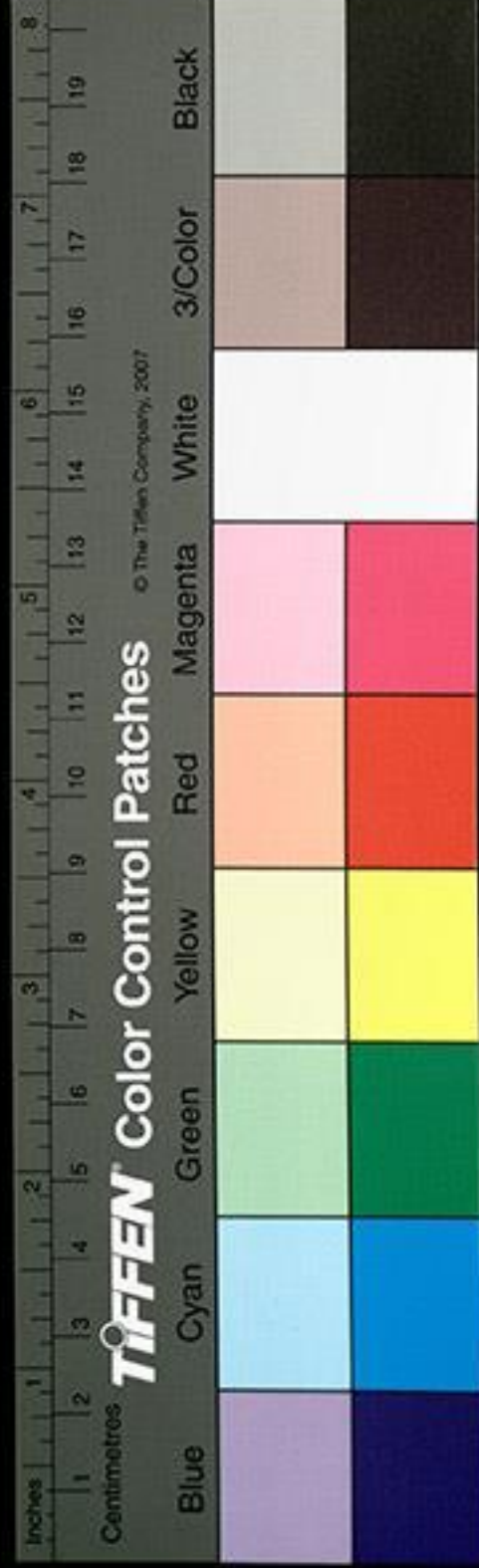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絲浪浮龍蓋一點紅雲護  
赭衣車馬過打毬歸芳塵洒定不教飛鈞天品動回鑿曲十里珠  
簾待日西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  
宣德樓中扇影開奏舜樂進瑤盃盡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



樂八面三呼震地來。紫禁煙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陸海熬山十二峰。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綠雲中。朱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綉鞵狨坐三千騎。玉帶金魚四十班。風細細。珮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攔。禁衛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官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殿。風送韶音下九霄。登後道。聽鳴鞘。再頒酥酒賜臣僚。

新作七室

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灯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樂。寶床邊侍至尊。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瑤臺雪映無窮玉。閨花開不夜春。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景陽鐘動燕歸去。猶挂西窓望月痕。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寒淡。不到珠簾第二重。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金。燭籠啣耀烘殘雪。羯鼓催花發上林。河影轉。漏聲沉。綈衣羅薄莫雲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



且作該多  
畫今霄未足心。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真行到燭  
初上。豐樂遊歸夜已深。人未散。月將沉。更期明夜到而今。歸來尚  
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微曉華燈照鳳城。猶頌宮漏促天明。  
九重天上聞花氣。五色雲中應笑聲。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  
人情。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  
態自熙熙。家家簾幙人歸晚。慶慶樓臺月上遲。花市裏。使人迷。州  
東無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遲。步障移春錦綺  
叢。珠簾翠幙護香風。沉香甲煎黃爐煖。玉柱明金密炬融。車流水馬  
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糧一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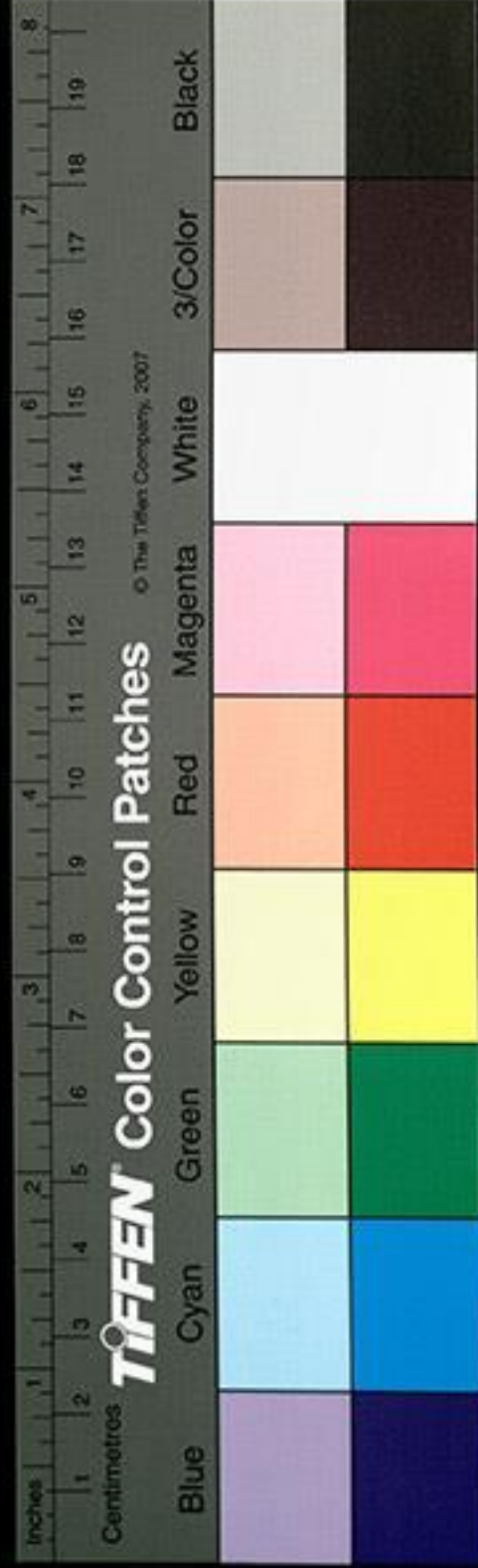
真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天下都無歎息  
聲。長在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右鷓鴣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當與

夢華錄並行也。

又

蜀人關侍郎蒼舒使虜。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  
畫。朱輪畫轂。雕鞍玉勒。御爭驟。春滿鰲山。夜沉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毬  
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  
但有傷心煙霧。繁愁柳。揚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黃



圖蚤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此二句中脫落一字

疎眉秀目。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風韻爽。舉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戈流蕩。事天地翻覆。珠淚溼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笙竹。留著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繁華。如今憔悴。付與楹中醜。興亡休問。為子且醺舡玉。

右詞見謂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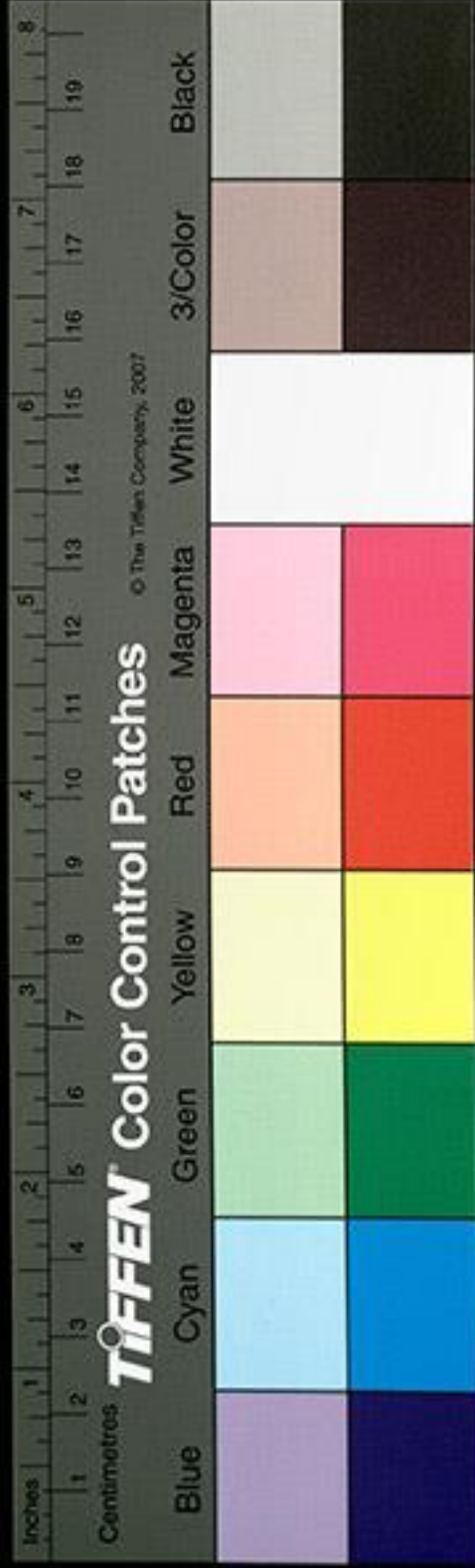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

仙家者。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為續弦。能續弓弩絕弦。却非鸞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採蘋花寄與。但悵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顏注。閑舒也。今歌者不辯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為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為儀真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耳。

生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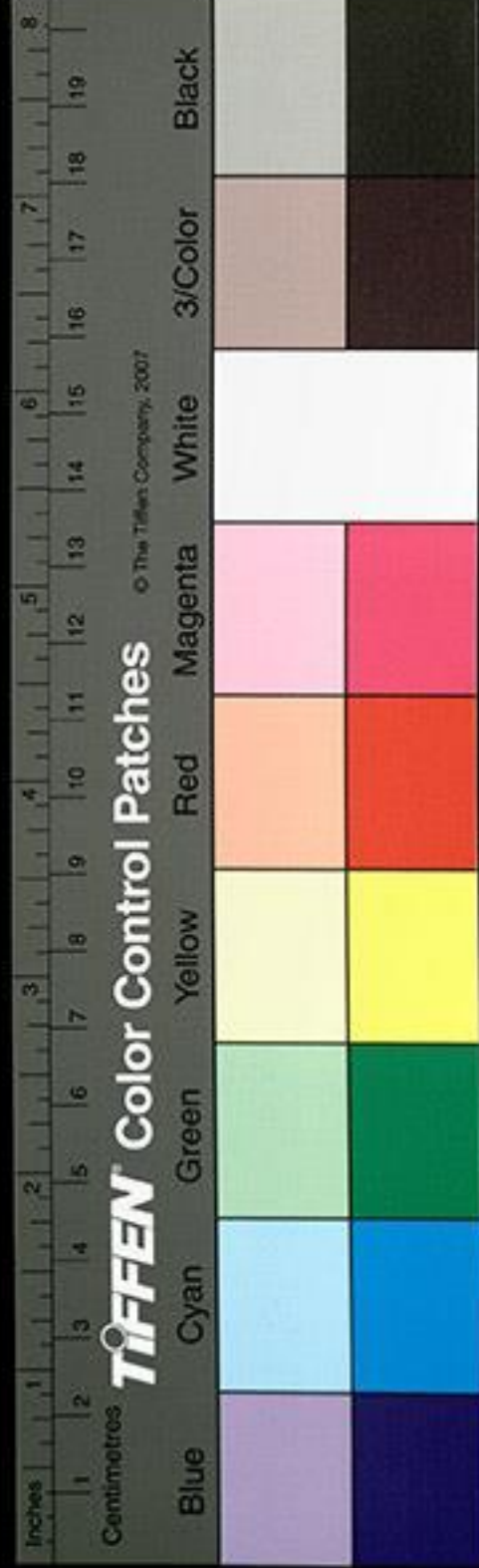
道涂間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鏡裏山。心疊  
琴中恨。露濕玉欄秋。香伴金屏冷。雲歸月正圓。鴈到無信。孤損鳳凰  
釵。立盡梧桐影。蓋魏子敬詞也。

附沈存中祐補筆談七則

上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  
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過奏事退晚即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  
令王樂道為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相奏事至  
辰時未退即一面放班遂為定制  
升朝官有父致仕過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果卿

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蔭當遷僕射廷議以謂執政官非可以子蔭  
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蔭遷官自此始

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侍  
制仍舊衣緋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衣緋仁宗問所中違起  
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歲許冲元知制誥猶着綠告謝日面賜  
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自國初以來未嘗御正衙視朝百官  
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却赴內朝熙寧  
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日  
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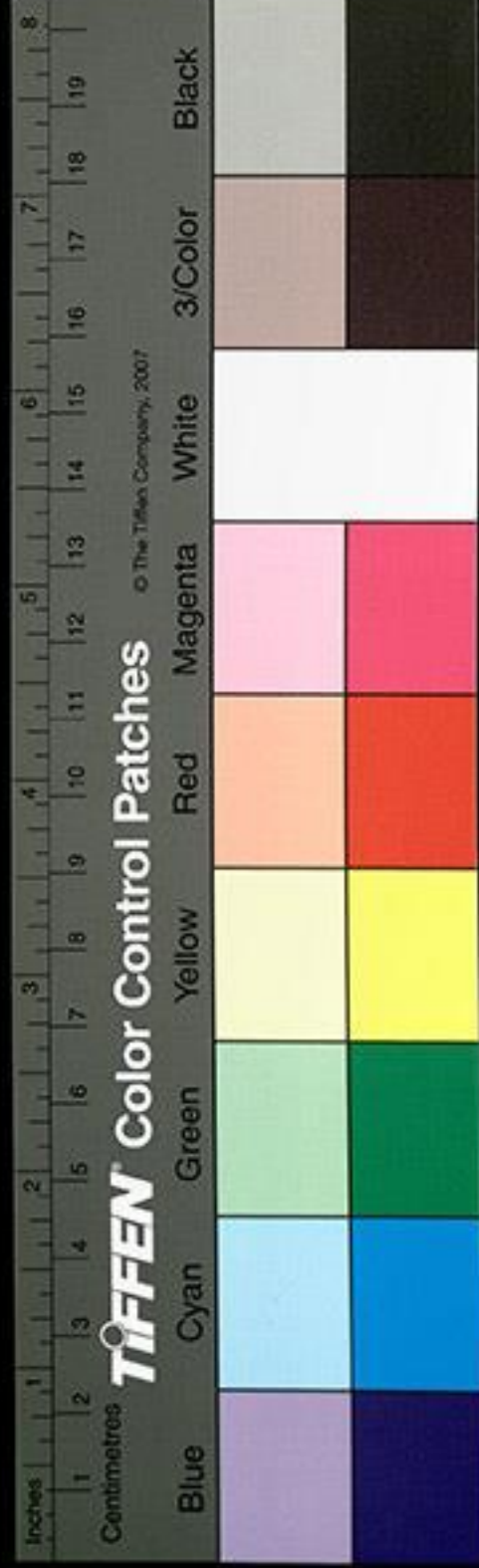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  
雙引歸院

夏鄭公為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道經許昌時李獻臣  
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時以為知休慶曆中張鄧公還鄉過  
南陽范正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可謂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持玉魚袋賜揚王荆王施於  
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官  
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討給職並同帶職在校勘之上

亦承例不試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館  
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修撰賜金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比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  
見宰相或恭辭謝口事口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  
如前宰相狀后判引方許見后人漸施於執政私弟小說記施於私  
弟自李德裕始近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  
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忘其名門狀其前序徃京因且及  
改易差遣數十言謹祇候辭其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  
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雜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



始為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蘆浦筆記終

楊公筆錄

宋

朝奉郎致仕楊

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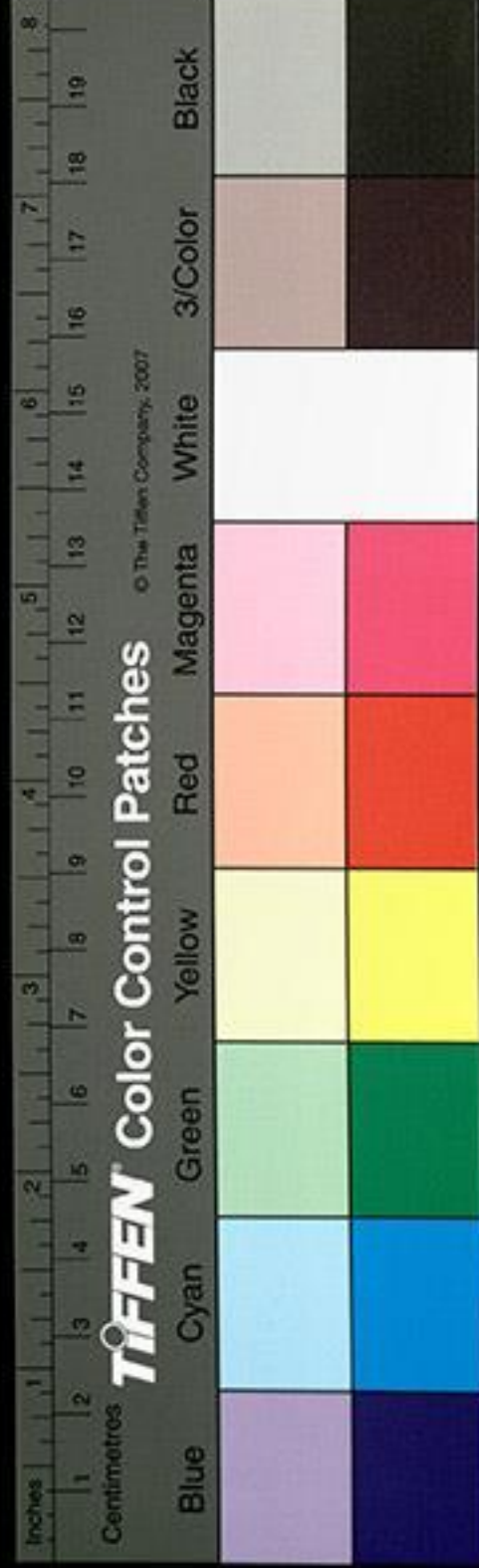
齡

撰



禮不諱嫌名謂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案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陳思王詩云侈版造雲日宋范曄秦之子為太子詹事唐賈魯思之子為中書舍人春秋書仲孫無忌云仲孫忌帥師圖鄭書晉魏曼多云晉魏多侵衛譏二名也非礼為其難諱也二名不偏諱故孔子之父名微在言在不言微言微不言在類之推云凡名子當為孫地好言甚當春秋書衛侯惡又書衛侯惡此君臣同名也穀梁子云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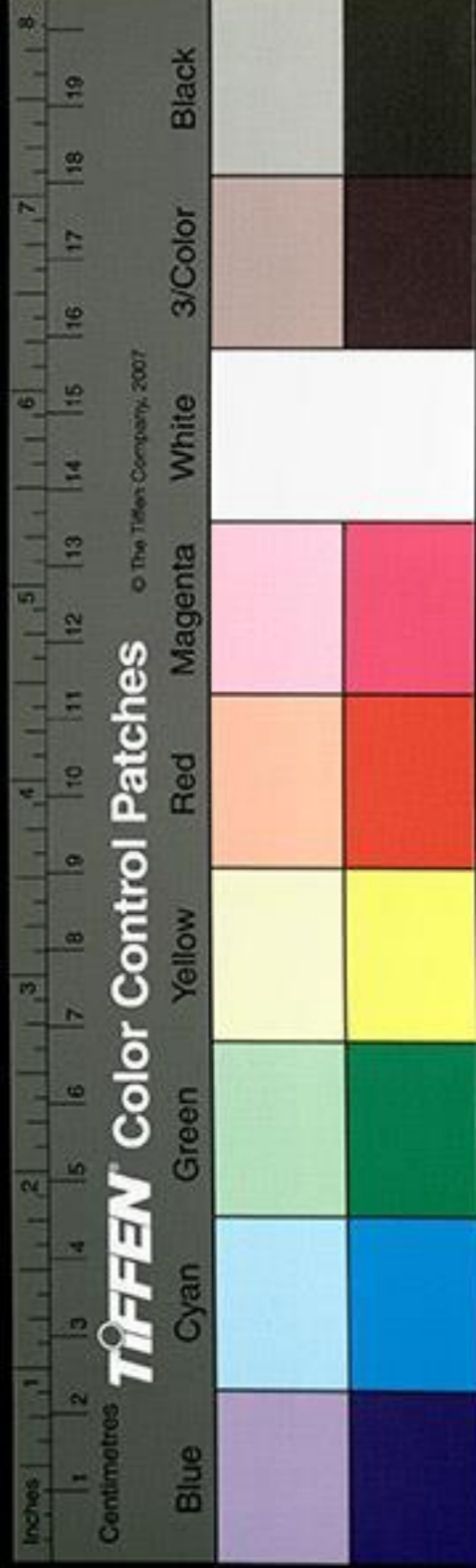
禿從人上象禾粟之形蒼頡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若此類雖後有來說亦異矣

古人制字如此戈為武反正為友皿為盞自營為公甘為公哭亡為容半門為尸二尸為門一大為天止一為止通天地人為王王在門為閔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以至重久為多重日為疊三毛為毳二系為絲之類其為意義當臆便豆學者忘不求之耳蓋通六書以論事則其說必通苟欲字字會意亦幾乎鑿矣

乙亥為也其字形舉首下曲與甲乙之乙字不同如孔字乳字當從乙為之乙乾字亂字尤字當從甲乙之乙午睡醒來後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陳後主詩

股外謂之腓江南呼腓為勝吳會間謂人脛近足細處為散爹父也當杜可切今人呼父為爹皆不用此音語轉也眇覲目蔽垢也俗皆用此語眇覲音覽

世俗謂大齒為齧音丘加切謂小獸為飲音火洽切當用此二字穆天子傳升長松之澄切今切今馬鞍工澄字當如如若作澄乃登字耳方言曰塚謂之塚音浪俗謂林野為浪當用此字塚未燒者謂之塋田家謂長束稭為稭之閏切謂小束俗謂刈穀麥為鈇鈇大鎌也音



所登切礪礪鞭田石也當音鹿獨

禾莖謂之稭麥謂之稍麻謂之蕪豆謂之箕

南方有練布如蕉練蒲練之類其精者稱百易練言百匹鹿練易此

一疋耳音疎

周禮司服曰素紵鄭玄云今世沙穀名起於此書在溱俗作紗以美

和飯謂之藟饋女嫁三日後餉食謂之餽女

藏米實謂之醢力威切今醢柿是也

物壞生青白衣謂之醜膏敗曰臙之力反食敗曰饑音搜

丘蚓一名寒蟪許偃切如竹列切蟄虫行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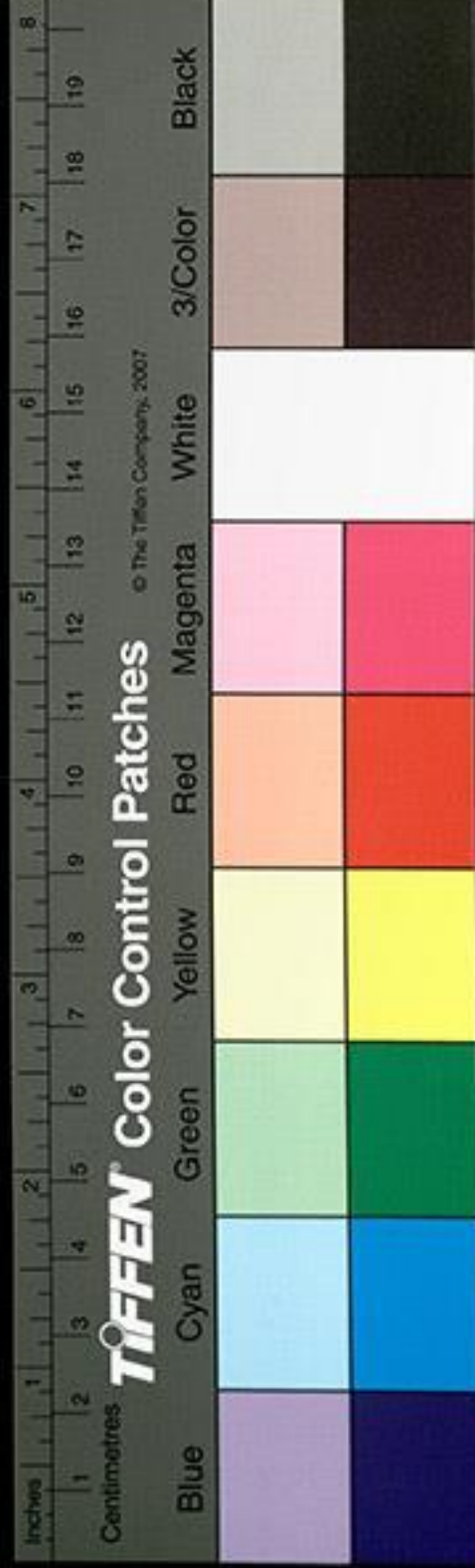
○

江北謂人好事多節目為美美音慮結結及俗謂風疾者為颺颺音堆它惟切江南熟而隋為賣誦內國言謫嫩音卑不獮際工馬謂之颺馬匹扇切口上曰頰頰下曰頰在頰耳旁曰聾其上連髮曰鬢骨也詞辭辭三字世皆通用然詞乃文詞之詞辭乃辭訟之辭辭乃辭讓之辭自不同也

瘡症瘡三字亦通用然寒熱交作謂之瘡

謂之瘡二日發謂之瘡亦各有證不可交互

古字不盡有多用假借食長之類是也如由字說文无只有粵字木生條也書曰若顛木之有考析後人省了只作由字遂用以為因由



之字劉氏說文亦無許慎疑鎬字便是劉字從金從卯從刀屈曲傳  
寫誤作田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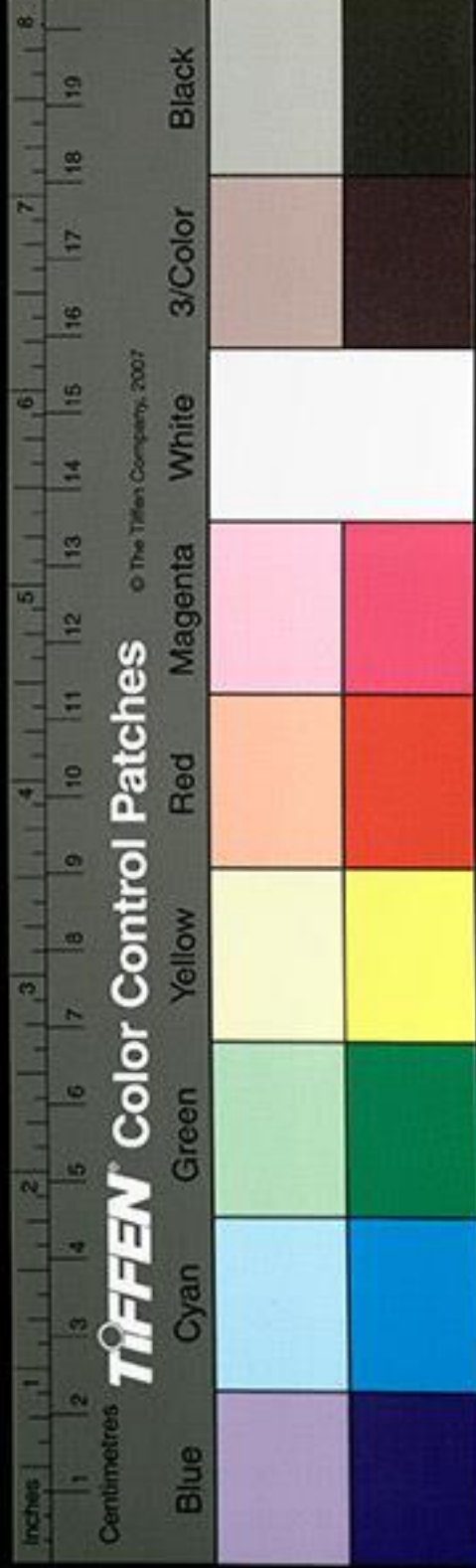
免字亦無心有終字芳万切疑其字以免身之義通用為解免之免  
今俗作止辨切以至安字亦字之類說文亦無或見於偏傍學者當  
知之草一物而名倫者莫如蓮其葉謂之荷其莖謂之茄其本謂之  
蔞其實謂之蓮其花謂之菡萏已發謂之美菴

世人用字難以類舉而少能分別如在水曰泉在地曰菴在男曰現  
在女曰巫在牆曰牖在屋曰窓在木曰巢在穴曰窠在足曰蹠无足  
曰豕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有辨曰榜無辨曰構以至牛羊曰芻犬豕

曰菴東西為陌南北為阡以絮曰繡以緼曰袍實曰觴虛曰解壯曰  
榮牝曰杜之類甚多不可不辨

對字本從口漢文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口而從士劉公  
云以對為對有對者不獲自盡矣秦以舉似皇字改為罪荆公云以  
舉者不獲自新矣

蒼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史游黃門之章  
草劉德升之行書蔡中郎之飛白張伯英之草草書制不一工拙自  
殊如胡昭體肥鍾繇體瘦次仲楷法梁鵠筆勢師宜官方寸千言王  
右軍方丈一字僧正書茅一草書茅三字至草草入神小篆入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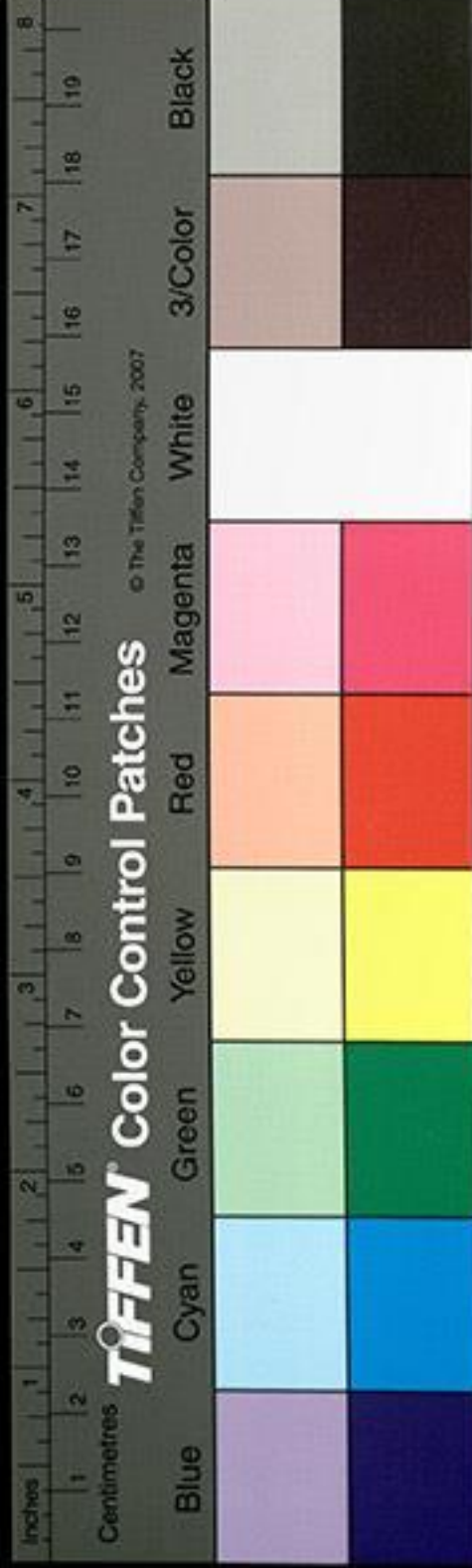


自矜則苟非絕索不肯下筆其自適則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其苦思則或卧畫被穿或寢宿碑下其勦力則或書柿葉數屋或積筆頭十甕其新奇或因施匠器或觀劍器其將逸則或俯頭掬水或揮筆沾泥名跡先後映冠古今然輩仲將因書凌雲而垂戒王子敬不肯題太極殿而自高王褒恨辛苦筆硯之後蕭子雲嘆唯以筆蹟得名藝至於工久為人役則蘇安道之破琴閣立本之戒畫皆此意

會稽日鑄山茶冠而江浙山去縣幾百里有工窰下窰蓋越王鑄劍之地世傳越王鑄劍他處皆不成至此一日而鑄成故謂之日鑄或曰注非也山有寺其泉耳美尤宜茶山頂謂之油車嶺茶尤奇所收

絕少其真者牙長寸餘自有麝氣越人或以沸湯沃麝棄熱滌瓶焙乾以貯茶牙密封之偽稱日鑄用開瓶麝氣襲人殊混真人往、不能辨或云日注以日所<sup>注</sup>處云

余家舊博相笏經其法甚詳大率以笏面分三部如相人面法世云東方朔撰蓋未可知也宋山王陽休祐屢以言語忤人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託言他者庾曰此板雜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板他日褚于帝前輒稱下官帝甚不悅然則笏之法與笏之可占吉凶其來甚久余熙寧間見川人侯溥為余相笏甚驗溥應贖良博拳人也熙寧初吳仲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





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稱火生於木禍發必死疑有士卒作難而不成者後月餘果有告成卒謀亂者皆獲楊蜀中獬先生也博學善稱說余嘗疑蜀用九六而無七八數楊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其言甚簡細詳之如有理

魏銅雀臺遺址今在相州世傳昔製此臺瓦用澄泥加胡桃油埏埴之與它瓦絕異琢以為研貯水不竭今人所得往、皆偽者形製雖佳置水則立盡疎澁不可用人謂之筆普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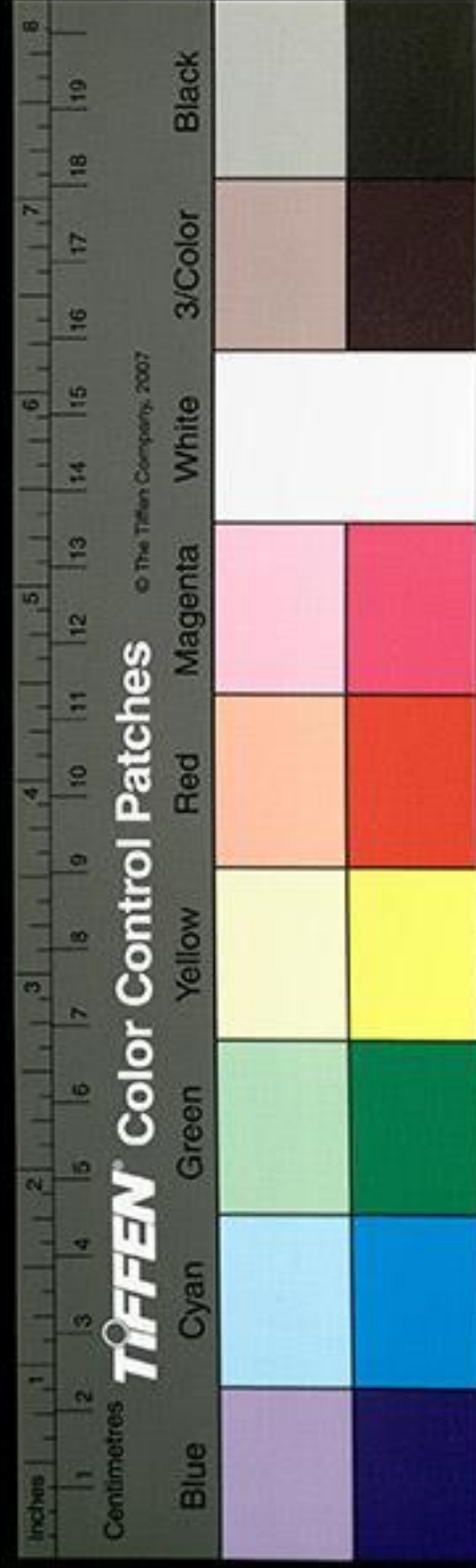
鑑湖視法天下水利皆不及蓋胡水高民田一丈氏曰高海一丈半

止決湖水以溉田滂則開斗門泄水入海故越人不知有水旱之憂近年於湖中取葑田置石碑方城步畝許人戶請佃歲納課米今葑草膠結侵占湖水望之才一帶耳人未有知其弊者

俳優弄參軍段安節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賊犯孝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優伶戲弄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據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

傀儡子蓋始於周穆王時工人偃師之作段安節乃云起於漢高平城被圍陳平被計

元豐八年秋余為滄陽縣令城外廂中有一死屍在濠上余親往驗







縣有火泉經地為溝其水有肥如煮肉脂接取著器中始黃小停之  
黑如燬膏燃之極明方人謂之石漆此類

心脾肺肝腎謂之五臟莊子云百骸六藏未知孰謂慮州梁立則家  
素貧寒一日於山間見百餘龜負一死龜來田中周視盤桓久之遂  
葬其龜葬已後巡繞數回若有占視之狀遂去梁甚恠之因葬其先  
於死龜所至今累世為朝士

世所謂獨脚令者惟三光日月星以拘於物數為最不合酬答者元  
和三年夏余待試典國西經藏院夜夢一客舉此為令若款相屈余  
輒應聲答曰四詩風雅頌遂慚服而去明日見車好德語之車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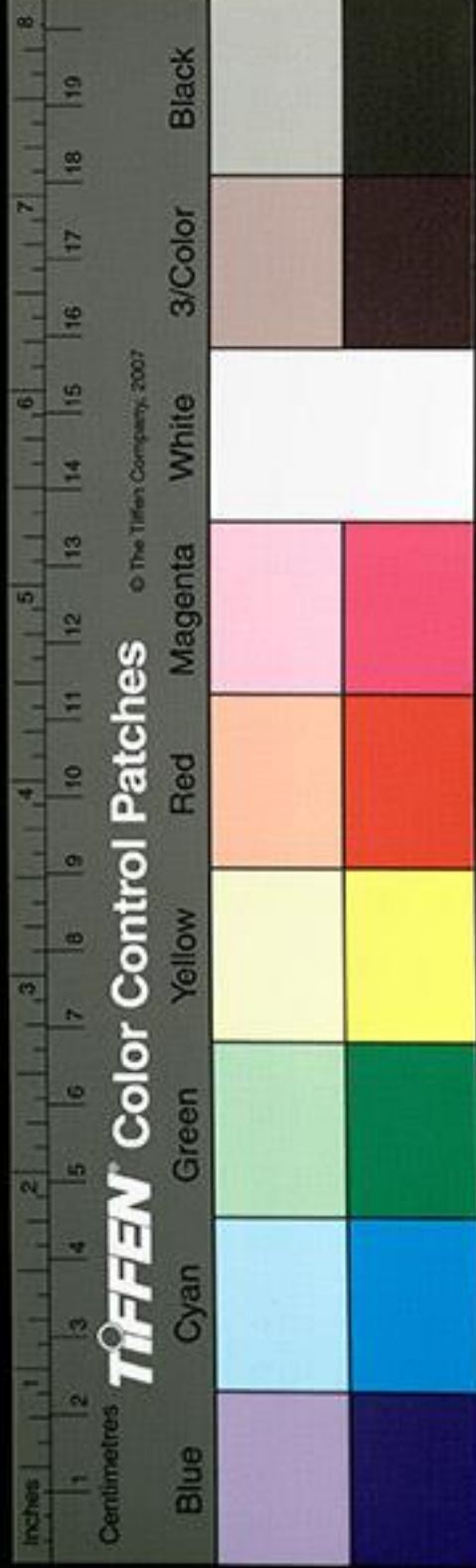
神對軍博學善屬文西洛名士也

干將莫邪二人夫妻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邪陰漫理

禮記不修墓事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死此事注記者謬

山海經云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蓬頭戴勝善嘯漢武內傳乃云與上  
元夫人皆美容貌神仙人也

常州武進縣廳壁有舊題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倦客東歸得自由  
西風江上泛扁舟夜寒霜月素光流想得故人千里外醉吟應上謝  
家樓不多天氣近中秋北固江頭浪拍空歸帆一夜趁秋風月明初  
上荻花叢漸入三吳煙景好此身將過浙江東夢魂先在鑑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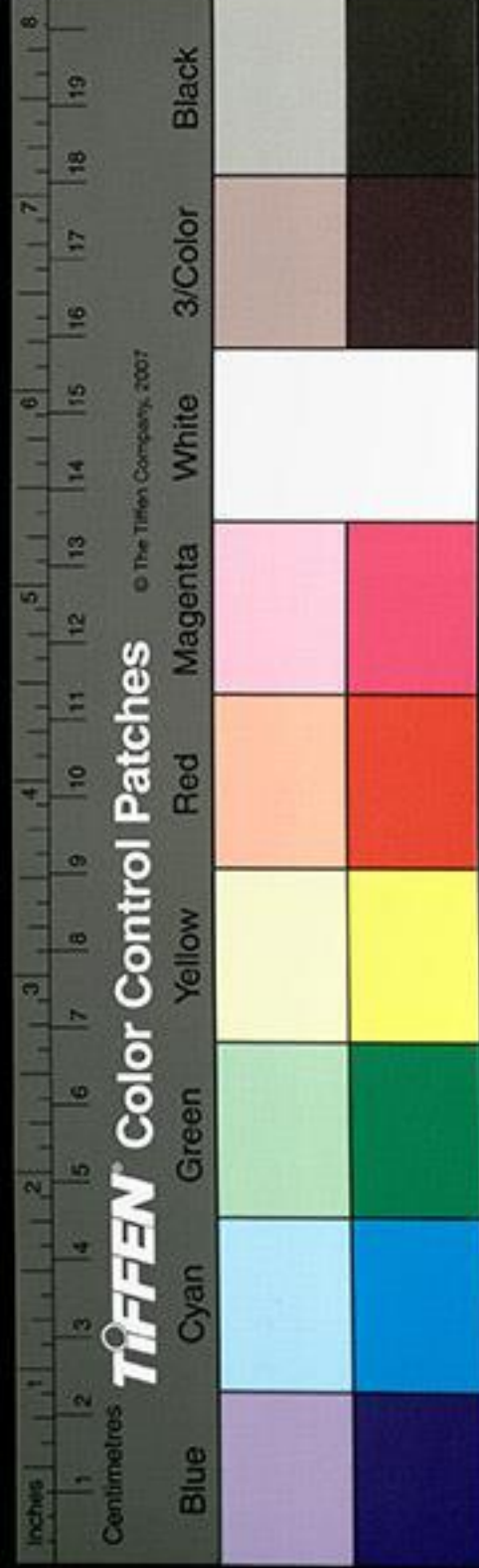


沈存中筆談說江南人鄭使為一書談其間一說云乾坤大父也後  
姤小父母也乾坤各六爻而六十四卦成乃云秦珪當過異人授此  
數即雍亦知其大畧余近得一圖法甚奇妙起乎坤成乎乾初以一  
陰一陽相比如環之無端然後以次倍之至六爻則陰陽各三十二  
而六十四卦成其卦之覆爻數之序也初爻餘爻耦者陽能資始陰  
能代終也自非聖哲不能指意如此疑此書與鄭使書同  
陳留留壁有人題感懷詩一篇其一聯云一生吏部殘寒闕盡老江  
鄉遠小州其意甚可悲此尤老選人所作漢光武每發詔多自作峻  
語以慢動群臣如崇山幽者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

馬脯造此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茅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  
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世謂盜為綠林客。按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鳳等共攻雞鄉聚。藏於綠  
林中。綠林山在荊州。

學者讀史往往不究音義隨字便讀如人姓名有莽何羅當音莫戶  
切烏氏羸氏當音支咸宣咸當音咸之類蕭炎名氏因蹄如休屠音  
儲大宛、音於无反鈎町候音鈎勿先賢憚、音纏吹遜系、音力  
追反閼氏音焉支谷燕音鹿離且渠當戶且音子余反銖婁渠堂  
婁音力于反之類地名如長子讀如長短之長屯留當讀如純孰音



元乘浪、音很龜茲讀權精之類未易遽數款隨本字便讀當為踈  
謬此陵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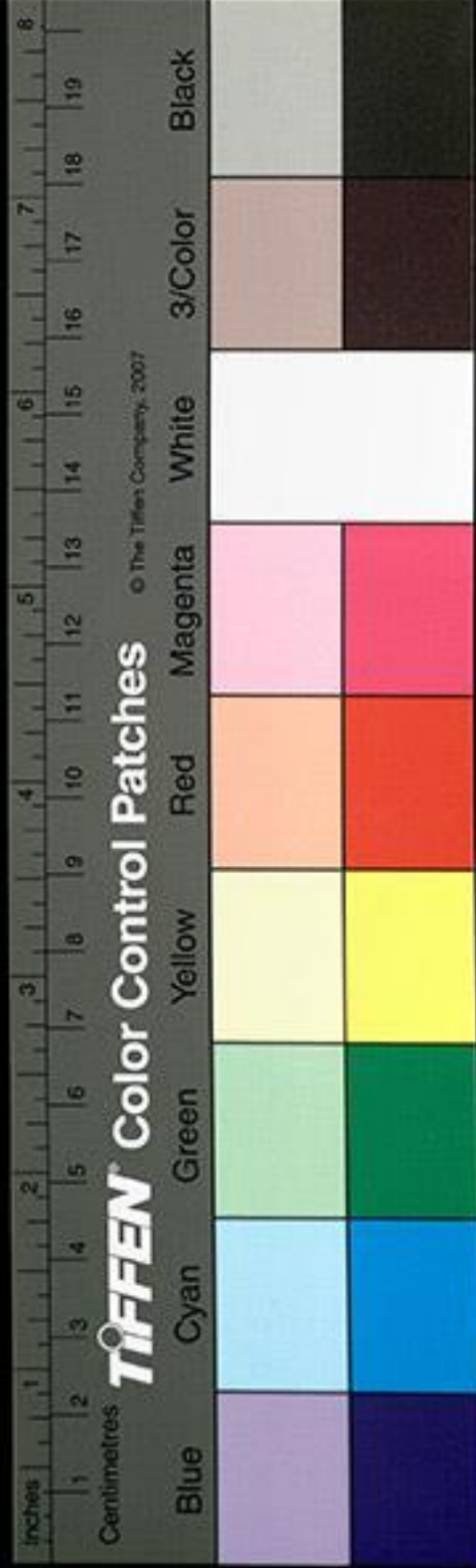
此陵薛揮秀才通術數自言有分三祿法世人皆未嘗見謂如甲祿  
在寅甲己之年丙在首甲以丙為第二之祿者蓋為甲寅下有兩丙  
故也丙祿在己丙辛庚寅依此數却以寅上適而至己其丙祿下有  
癸己時節將癸作第三祿分之於子凡是甲人生月日時過己過子  
者謂之帶祿又須以順為先己後子是也此乃天心奇秘之法責賤  
禍福考之無差余之末學莫知其術如何

字書以什為卅音入州為世音薩四十州為先入反今京師里巷薄  
徒猶作此聲

漢書言累鉅萬鉅大也大方謂萬也累百鉅萬謂數百萬也鉅  
萬十數謂十萬也

漢祖功臣蕭何佐第一而戶止有八千張良位在六十二食乃萬戶  
蓋董功校德頌爵制祿雖或不同亦必取其平稱而後已耳

世稱儒說其初必先作數千言以發其端往、煩碎不中義理昔桓  
譚說秦近君能託克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方言但說若稽古三  
萬言則自古所患非特今日故鄴下舊諺云博士賣馭書券三紙未  
有馭字誠可發笑



○卜式為郎中。矯而牧羊。上林中。矯郎今草鞋也。古人謂之不借。言人  
人有之。不待假借也。

漢書稱張良貌魁梧。魁大也。梧音悟。其可驚梧也。江充為人魁岸。有  
嶮稜如崖岸之形。斃宣言朝廷亡。著艾魁壘之士。魁壘狀貌也。魁音

為作鵠 夙作夙 亦作夙

說文之通也。如口作喧。暝作眠。

霸

霸 从雨 夙作霸

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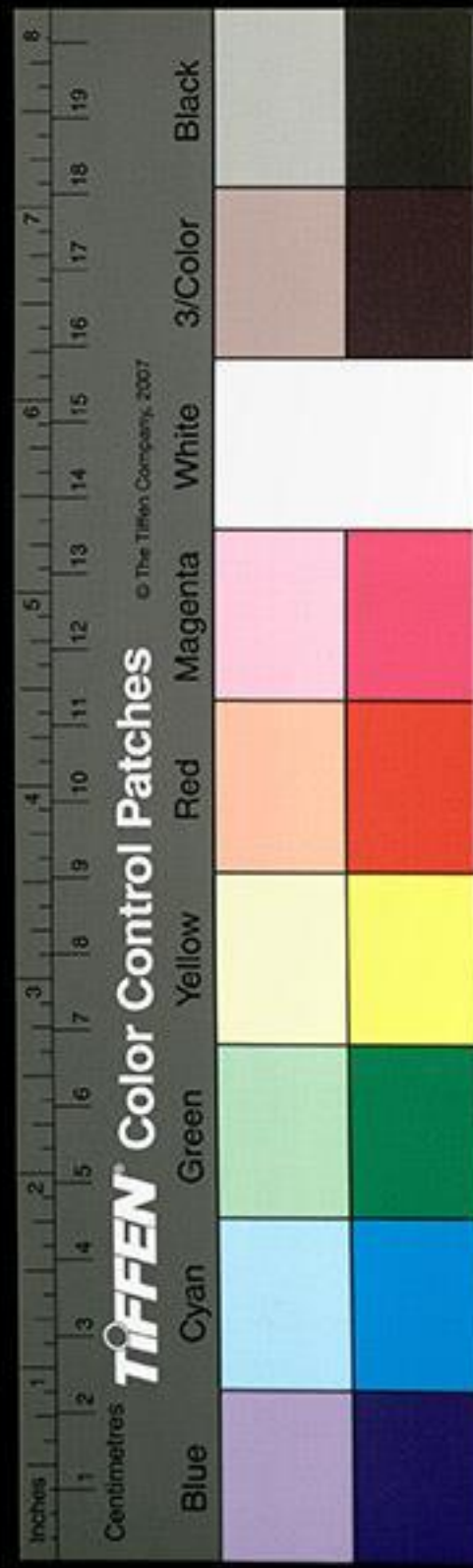
夙

夙

字本音匹伯切。月始生。霸善也。書

曰哉生魄。俗乃作必。駕切。以謂霸王。字或本於逼。邗切。或字俗。乃作  
胡。固切。以為疑。或字九。此之類。學者亦未知。戎字。王伐切。斧也。鉞字  
呼。會切。車蓋聲也。俗乃作鐵。字以伐。鉞為斧。戎字非也。酢字。倉故切。  
醱也。醋字在各切。客酌。主人俗乃作酢。為醋。以醋為酢。亦非也。虫許  
偉切。緩也。非蟲。蠱之蟲也。草自保切。樛實也。非草木之艸也。

種字。直谷切。先種後熟也。種之用切。世俗乃以種為種。未嘗悟也。柴  
士佳切。草木散材。而行野以堅。以為區落。名曰柴。離後人語。訛轉入  
去聲。郎寨字。合用柴字。凡作寨者。非  
俗謂。凌持人為。男。人亦古語也。古尾切。別人肉。置其胸前。曰嬰。人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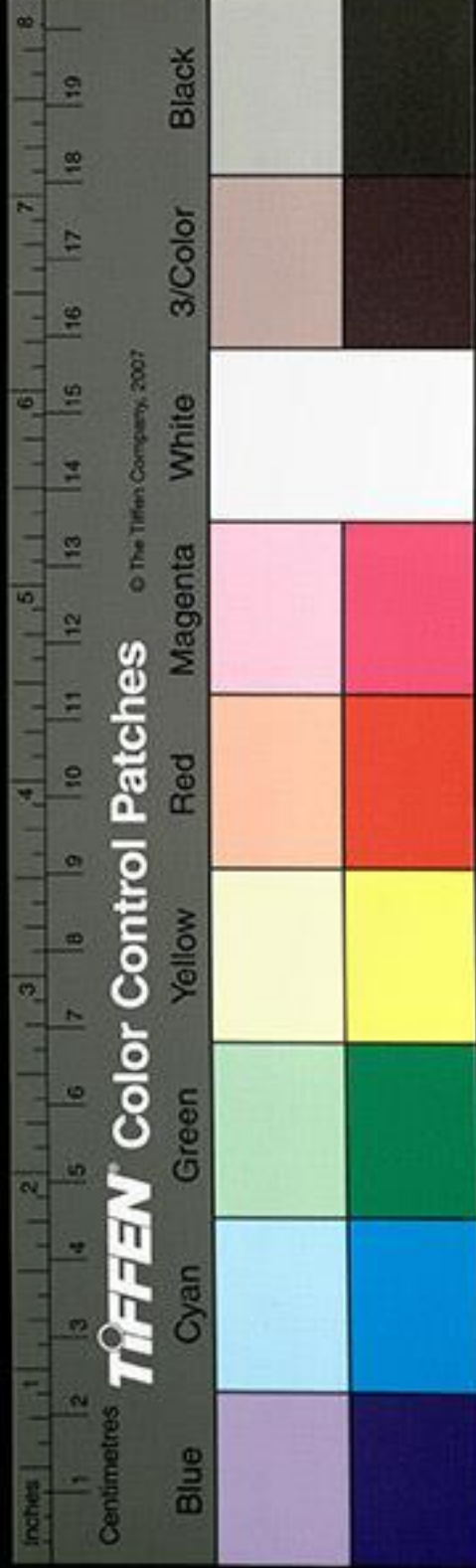
○卜式為部中。矯而牧羊上林中。矯即今草鞋也。古人謂之不借。言人  
人有之。不待假借也。

漢書稱張良貌魁梧。魁大也。梧音悟。其可驚梧也。江充為人魁岸。有  
嶮稜如崖岸之形。鮑宣言朝廷亡者。艾魁壘之士。魁壘狀貌也。魁音  
揆。壘音磊。

學者於字往、不能分正俗。蓋不讀說文之通也。如口作喧。暝作眠。  
佩作珮。創作蒼。縣作懸。斛作鑿。豪作毫。嬖作婆。阮作阮。懶作懶。鷓作  
鴉。鵲作鵲。尉作熨。醜作醜。帛作風。憲作恪。亦作恪。纏作絕。鉞作針。之  
類。不可以且。數學者不可不知。霸字本音匹。伯切。月始生。霸善也。書

曰哉。生魄俗。乃作必。駕切。以謂霸王字。或本於逼。邦切。或字俗。乃作  
胡。固切。以為疑。或字凡此之類。學者亦未知。戎字玉伐切。斧也。鉞字  
呼會切。車蓋聲也。俗乃作鐵字。以伐鉞為斧。戊字非也。酢字倉故切。  
醜也。醋字在各切。客酌主人。俗乃作酢。為醋。以醋為酢。亦非也。虫許  
偉切。緩也。非蟲。蠱之蟲也。草自保切。樛實也。非草木之艸也。

種字直谷切。先種後熟也。種之用切。世俗乃以種為種。未嘗悟也。柴  
士佳切。草木散材而行野。以堅以為區落。名曰柴。離後人語訛轉入  
去聲。即寨字。合用柴字。凡作寨者非。  
俗謂凌持人為鬲人。亦古語也。古凡切。別人肉置其胸前。曰嬰人。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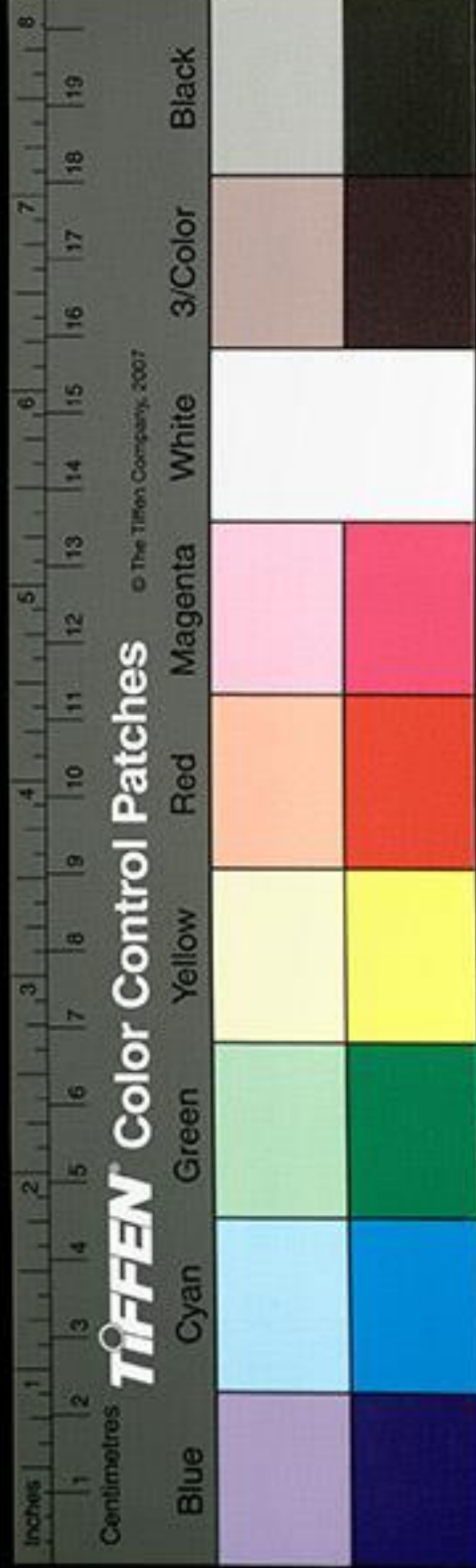
生曰嬰兒抱之嬰前乳養之也

西北隅之謂屋漏祀每有新死輒取屋之西北隅新以糞竈煮沐以供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城上垣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城人鰻魚說文以為海魚也然自北齊顏之推已云即石決明也內旁一年一孔至<sup>九</sup>處而止以今登州所出其味珍絕雖有魚名固非魚類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歿時已聞但飲酒啗魚而光武時張涉遣使詣闕上書獻鰻魚又臨淄太守賜美良鰻魚百枚則兩漢如此物已稀其貴宋劉晏嘗食瘡痂以為味似鰻魚時淮北屬江南無復得鰻魚或有間闕待至者一枚直數千

人有餉褚彥回三十枚門生以為賣之可得十萬錢方是時尤為難得可知余以謂鰻魚之珍尤勝江珧柱不可乾致故也若沙魚赤鯿之類皆可北而矣

北史王羆者嘗有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餅綠罷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莫造成用力不少尔之擇選當是未飢命左右輒去之使愕然大慚今之士人率此作態此可少戒矣

世人云黃河水堪釀酒然不可得河源水亦不能有英段成式嘗記魏賈錡有蒼頭善別水嘗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絳以釀酒名崑崙絕奇曾以三十斛工魏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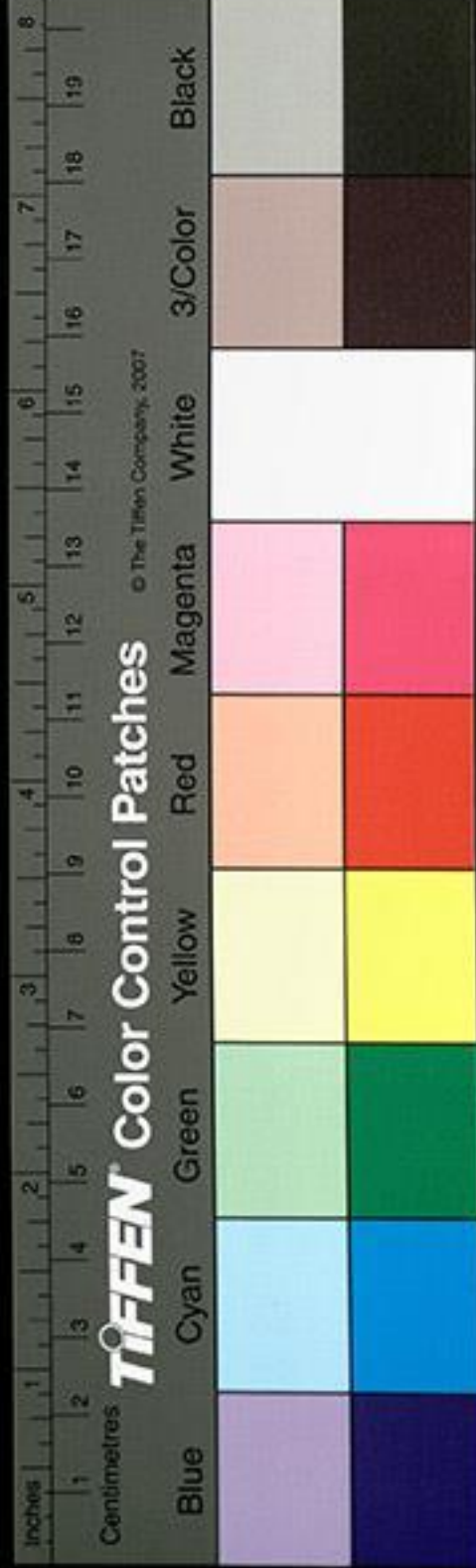
帝桑欽亦云河東有民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  
今人未有聞識此水者

後夫舉筇呼邪許比相唱和自古如此音程前謂梁惠王曰天舉大  
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動勸力之歌也其間樂點者往、能  
為韻語以倡率其衆事亦出如古如或暉其目或瞞其腹弃甲而復  
于思于思齊甲復來與漳門之哲實與使我役邑中之黠實耐我心  
之類是也

漢書稱京索之間本濟水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  
邑也莊公以居第段号京城太叔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又北屈東

送大索城本索氏兄弟所居故有此名

世人以鬪鷄為雄然不知鬪羊之為偉余嘗見牧羊自鬪者皆怒視  
頃刻却力勇進以額相觸其声如叩石凡百十數不已常疑其角碎  
唐張說獻開羊裘云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疾如奔雲之交  
觸解如轉石之相叩真得其狀炊桂食玉因見帝蘇秦猶以為難  
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  
名位不同礼有異數卿何得任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  
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漢義宣事敗繫獄晏容請竣  
求相申救意不助之柳送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自恃者因此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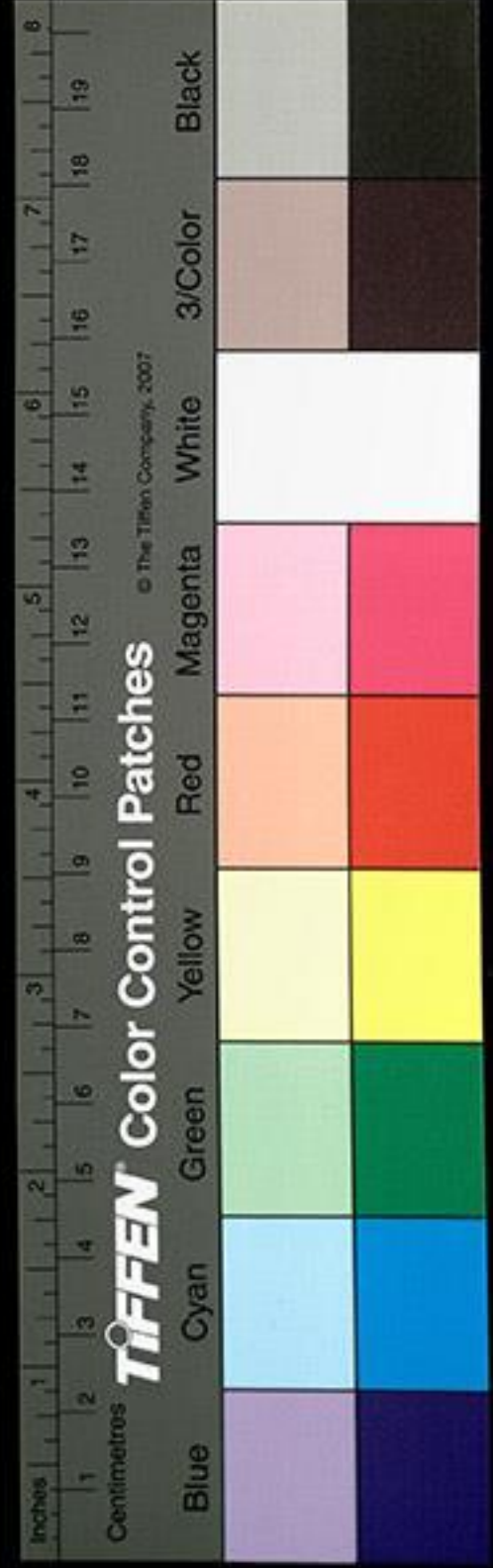
戒人有購得狄梁公家綸誥數通以獻狄青、厚道以金白而不受  
曰青何人敢當此人皆多其有識昔宋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客姓  
閔官昌寓問曰君是誰後答曰予舊之後昌寓笑謂坐客選、華、胄  
今士人以此取媿者甚多因書此以為勸  
唐教宗善擊毬夜叉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故俗因謂歲暮驅  
儺為打夜狐

余自幼病目昏不能遠視適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畧不少愈因得  
張湛與范甯治目疾六物方遂却去諸藥不御今亦无恙  
余初任隰州司戶過洛緝程顥先生舉北即墓所云任官之所木枕

亦不須作之余語至今佩服其言宋袁淑答彭城王義康問年云鄧  
仲華拜衮之歲又云陸攬入洛之年史傳莫可考知其數歲唯陸羽  
警年云二十歲亦不知何從知之

世言胡燕作窠喜長有容一疋絹者令人富家余為錦倅見州廳有  
舊燕窠可容一疋絹

余自江寧上元移宰長州武進張康伯見託求烈武帝廟香爐銘云  
字札絕奇及到廟中已死所謂銀香爐者徧訪碑碣皆非爐銘云因  
追問郡人故老皆不知莫知所在後因太守督移法曹周載於宅厨中  
求得乃為擣帛砧已中断矣其字乃乾符六年五月天台散人濮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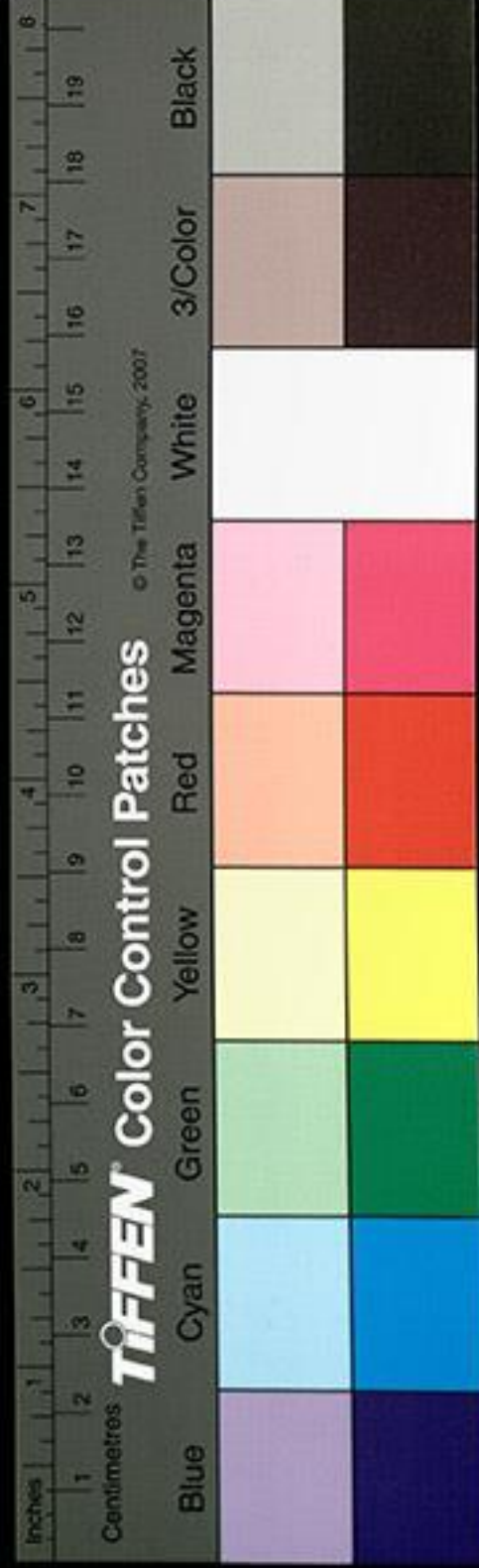




約以金帛賂賊如其不受則相與夾戰以死賊至感其言皆曰此義士也乃相戒不敢犯里中賴之獲安元祐丁卯歲尚書郎李常公搃為之跋尾云中散揚公為舒曰作堂而滿山名三至以其祖父三世治舒、人相與傳其治然可致也予徜徉久之復道其祖在國初時為著作佐郎會出師平江南而江與處猶未下著作會詔分兵軍前與曹翰各取一州翰穴九江城殺人無遺類而處兵謀叛之著作曰朝廷取金陵不戮一人今歎尔邪彼未知禍福尔單馬入見守者遂出降有兼其功者著作默不復道因通判其州事後十有餘年子官嶺南道處、人客容貌何其似著作邪來前問爵里遂相與拜庭出

涕道平日事方是時楊氏始知其先最有德於處著作名官至祠部郎中今其孫及皆年踰七十官並系中散以君子長者稱於時有四子皆好樂繼行誼仕宦有聞吾意楊氏之門益大未可量也

李孝子朝請以其先護里人事相示仍言今日之居舊處也耕而食者先疇也後嘗為縣中年以事墳壠予少時從事九江有老人為指曹翰穴城處言城中今皆四方人九江之人盡於一日耳今曹氏之後寔無聞焉則李氏耕故土楊氏三世治野各有子孫仕於朝非為報也予元祐末京師傳得此書其所道處州著作乃曾祖二中散既世父與先父俱李氏記久而泯絕輒記於此以補史氏之闕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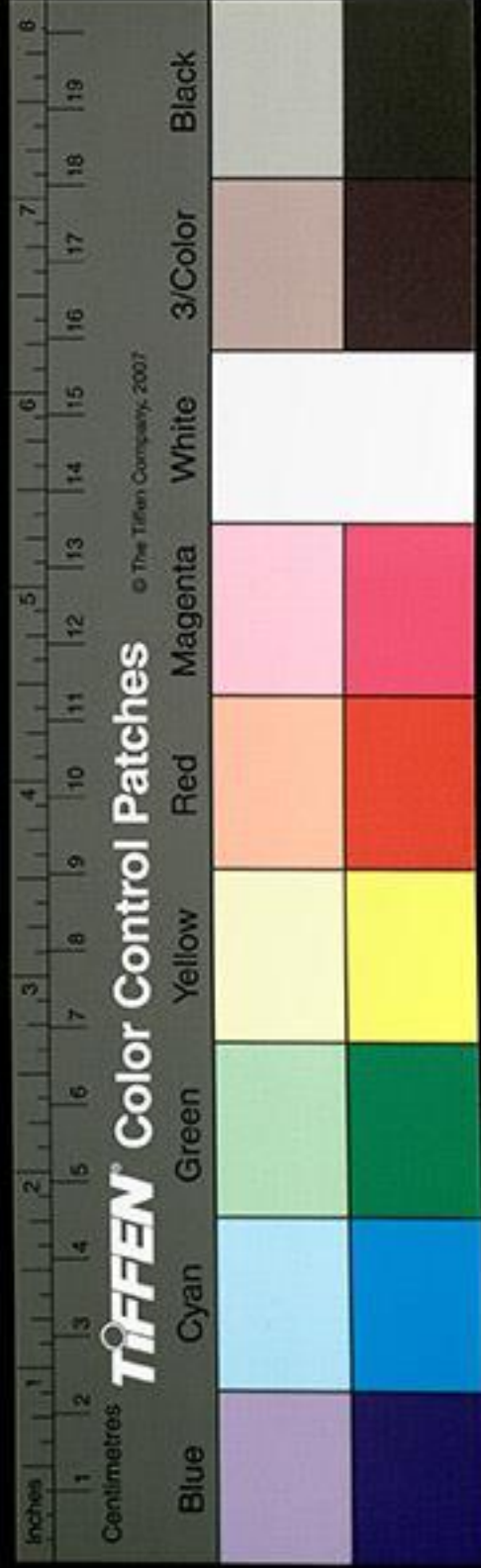
攷功郎中王子韶進神宗親詞七首當時作者皆伏其工其篇云寶  
餌方磯王金盤忽造冰周人悲地坼祀國怨天崩香霧靈陰月鯢膏  
狀夜灯傷心歌舞妓洒血望西陵旣從人寰忽上天投淵果熟會群  
仙帳宮雲噴龍為駕綴蟾天寒鶴記年萬里出師輕衛霍一朝行事  
付談遷功名半古昇遐早獨抱遺弓涕泣然

陸佃農師自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歸越始孝春秋而得其說嘗云古  
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樂已明而春秋次  
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變而春秋可舉九變而易可言也吾於  
易見玄聖之道於春秋見素王之道玄聖內也素王外也內外進矣

而後可以言此又云昔之言非者曰能勝第二乃見第一此書也非  
纂說也夫義在弟一而二智在三誠何足與辯鍾山通國之善奕也  
惜其人與其術不可傳也死矣我雖不能負公之術誠有專心致志  
惟春秋之為聽乎吾將與之苦學也

彭汝礪作侍郎年六十再娶朝士宋匪躬之女小器資三十餘歲及  
病篤取紙自書頌四句以授宋氏而絕云百年姻眷五歲夫婦這回  
這回休打這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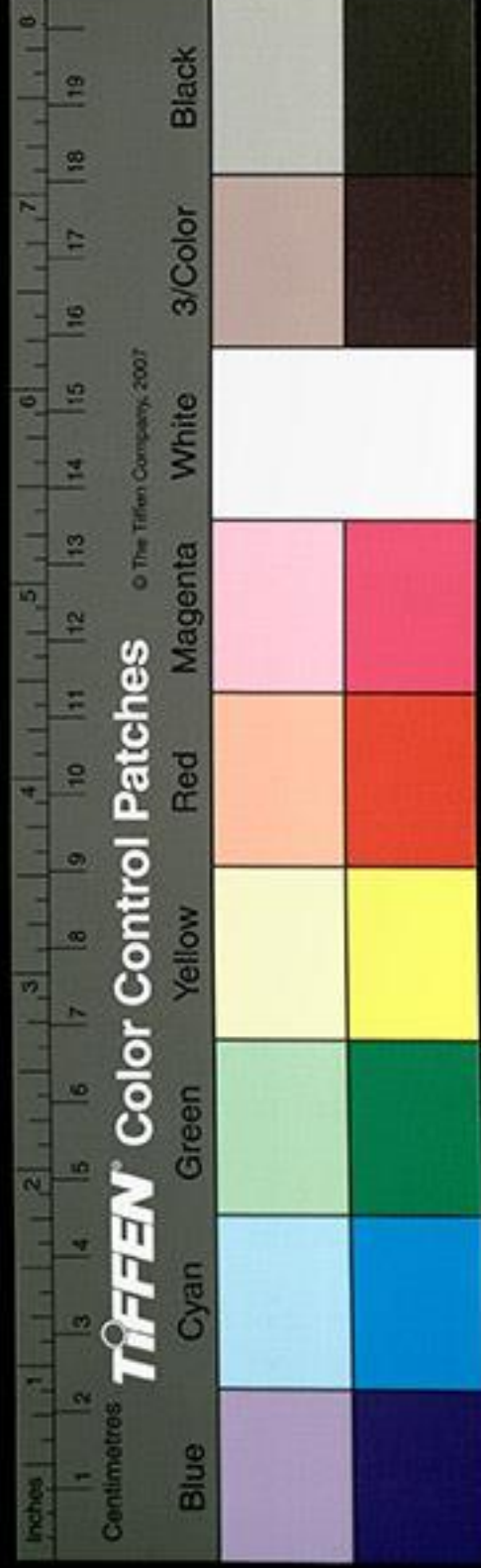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此奇語也



得獻上下命犀工解兩帶出示宰輔前後室帶皆所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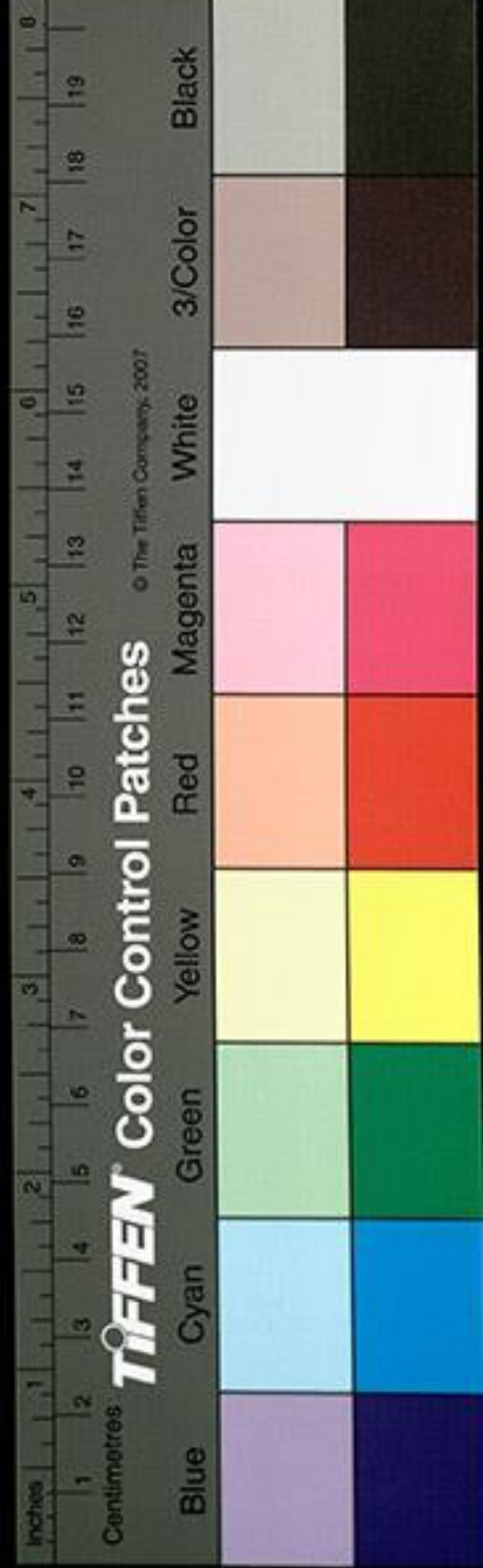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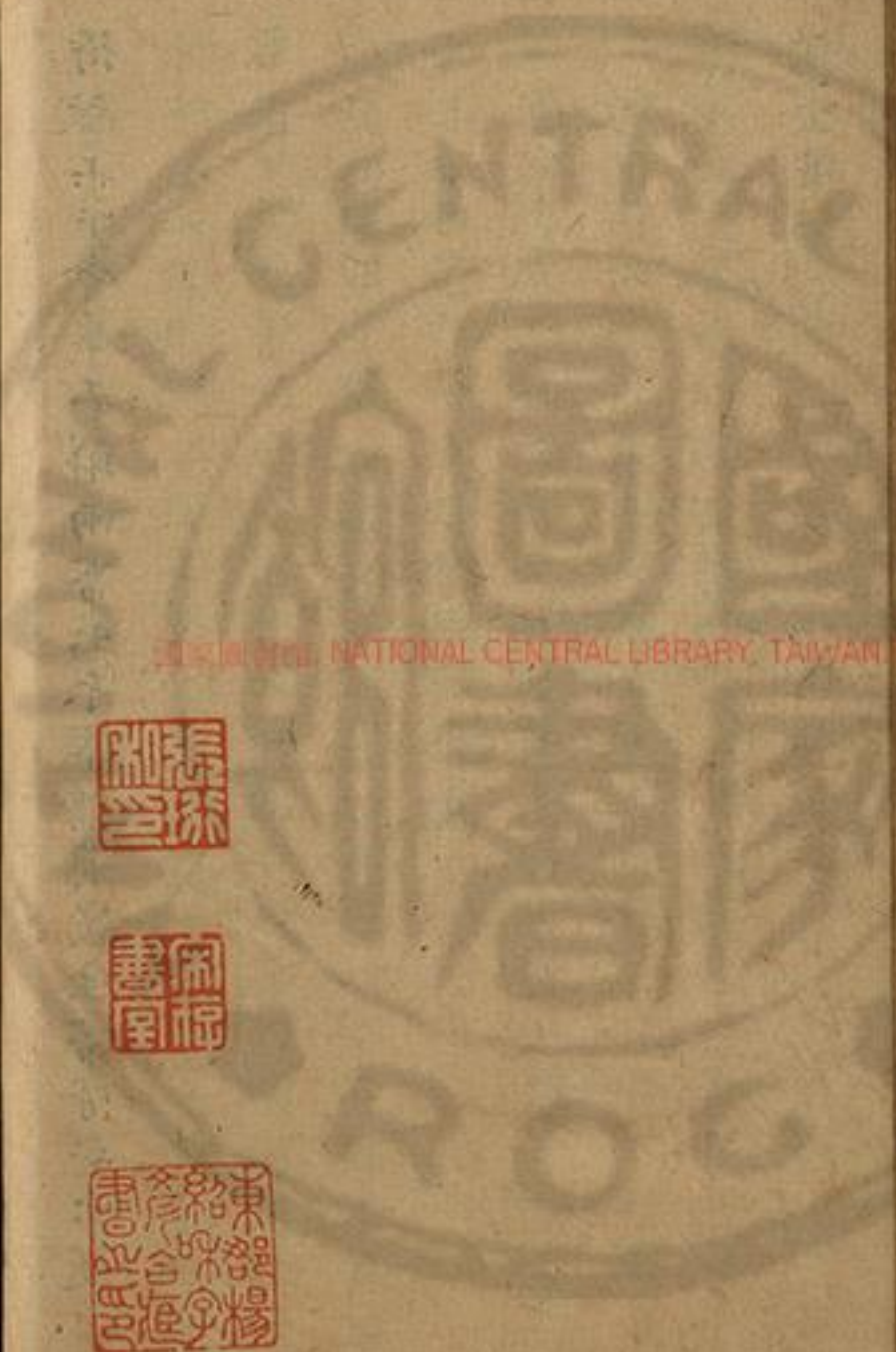
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藏書九千卷人謂其居為李氏山房元豐八年高麗國王令茅祐臣世僧統入朝求法回其因母感恩命工金書法華經三本寄杭州南山惠因傳院傳教淨法師處上祝聖壽元符元年冬再遣使尹瓘等入貢又捨銀壹千三百兩乞於本院特創經殿安置

元祐初張頡仲舉知廣州有大舶船為風吹泊近岸人有告其有寶犀者其王遂賞至府褒求進云此船有此犀四為海風吹至必為是物中國所有張頡令斫之其中透盤龍立鳳上下相承紋理如畫乃違賣至京進奏院官以法不許聞輒却之其人不得已擊登聞鼓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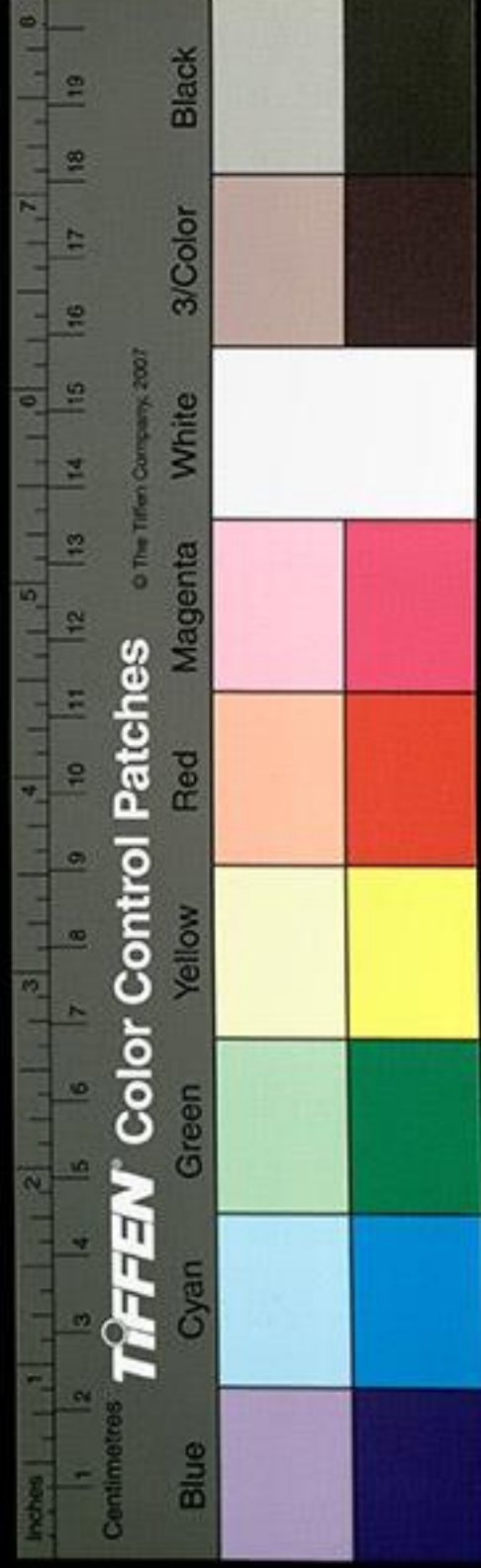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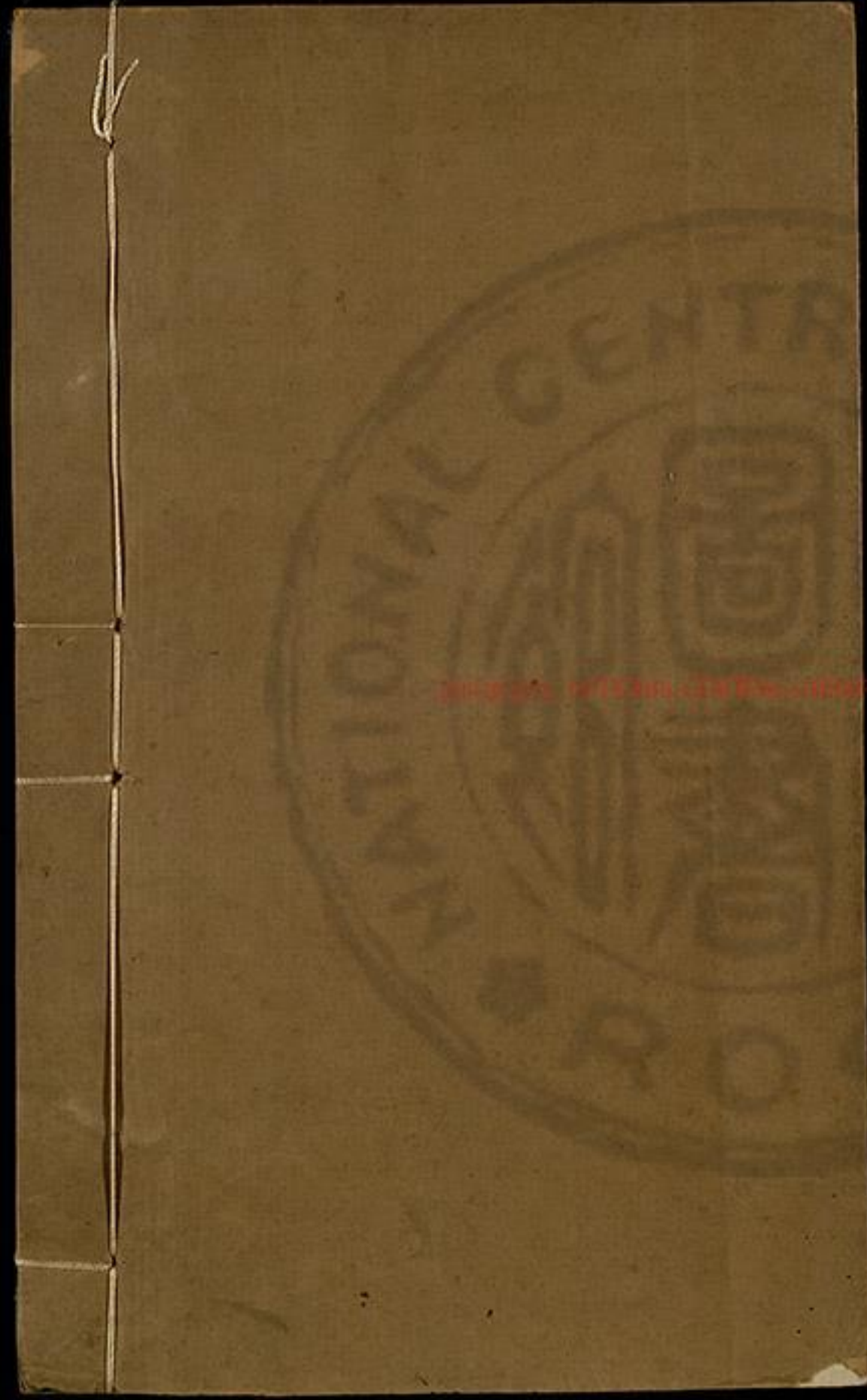
余居城西時唯府東有二書坊所謂發小堂是也既而由府前  
 以至按察司而直至三日前子士街三十年間書坊之多幾以十數  
 矣元初觀前向多書坊今亦更盛自余再遷縣橋與觀前  
 甚近故買人之疏日厚且我之矣日之冊出墨林所登一新開鋪  
 亦者殆以此書事余因也歎其狹小并閱唐虞筆記之文  
 多不全近之既得友人曾見此書指示其處向後收之語詳前  
 跋中今日又過觀前諸坊無方所覽惟于學山堂見此友所挹  
 冲手閱以文感本漢書中朱墨燦然卷初審之識是挹冲  
 筆其不閱者筆不多想亦經年書業之存或係之而換  
 出故流落坊間思是余眼倍添懷舊之思矣憶余于



二十年音信杳然日如有所得輒復相示多不得見其人并不  
 得見其書向余之所謂書者又太半換一香人時  
 先之速人事之憂何可勝暇亦能伸之致在丁巳年其二子時  
 髮危幾亡皆成人情所結久疎難久昔年觀其使心歸  
 素境獨見安其款有觀者得之者在印記此一段感慨  
 于此時午日見二更書

復為  



2008.04.19 13:30:43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TAIWAN, R.O.C

